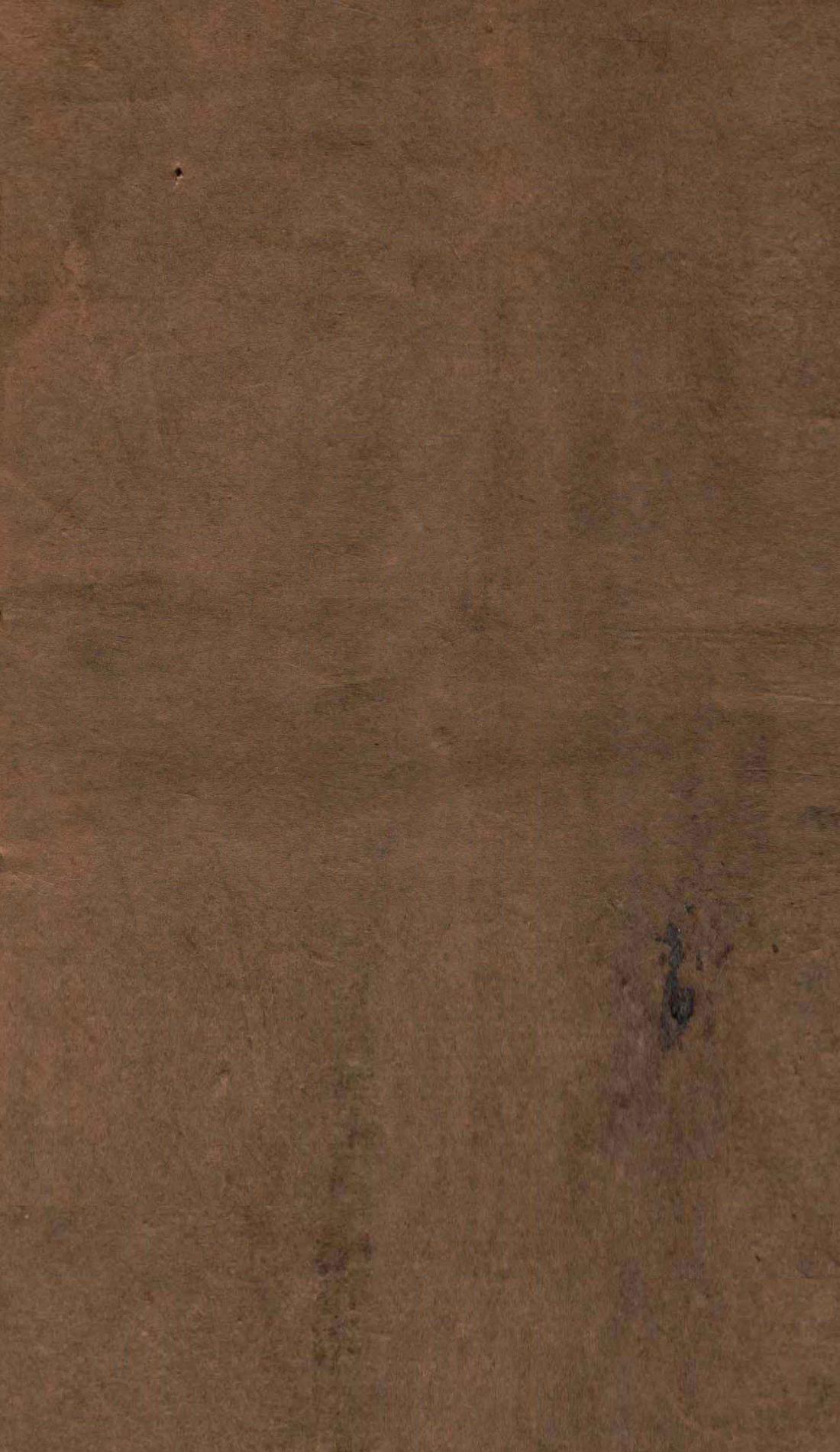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一百三

集部二十五

別集類二十四

一峯文集

臣等謹案一峯文集十四卷明羅倫撰倫字彞正別字一峯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事迹具明史本傳倫與陳獻章稱石交然獻章以超悟爲宗而倫篤守宋儒之途轍所學自殊明儒學案云倫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語不爲軟異之行凍餒幾於死亡而無足以動其中庶可謂之無欲今覽其文剛毅之氣形於楮墨詩亦磊磊不凡雖執義之堅時或失於迂闊要皆心得之言非外彊中乾者比也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篁墩文集

臣等謹案篁墩文集九十三卷明程敏政撰敏政字克勤休寧人年十餘歲以

神童召對試瑞雪詩及經義各一篇詔讀書翰林院官給廩饌成化丙戌以一

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禮部右侍郎弘治十二年主會試爲給事中
華景劾罷卒贈禮部尙書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所輯明文衡新安文獻志諸書
已別著錄敏政學問淹通著作具有根柢非游談無根者可比特其才高負氣
俯視一切故議論或不免偏駁如奏考正祀典欲黜鄭康成祀於其鄉論五行
欲以竈易行之類於義皆爲未允又新安黃墩爲晉新安太守黃積所居子孫
世宅於此故以黃爲名自羅願新安志朱子文集所載皆同敏政乃稱黃本篁
字因黃巢而改遂復稱篁墩爲之作記且以自號其說杜撰無稽亦蹈大言欺
一世之習其他徵引故事往往恃其賅貫不加詳核因而舛誤者尙多集中詩至
數千篇亦率易居多頗乏警策然明之中葉士大夫侈談性命其病日流於空
疎敏政獨以博學雄才高視闊步其考證精當者亦多有可取要爲一時之冠
冕未可盡以繁蕪廢也敏政別有篁墩文粹二十五卷爲其族子曾所編類已

多所刪削此則其自訂之全集云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楓山集

臣等謹案楓山集四卷明張懋撰懋字德懋蘭溪人楓山其號也成化丙戌舉進士第一人入翰林與莊冕黃仲昭諫內廷張燈杖闕下謫知臨武縣改南京大理評事陞福建按察司僉事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召爲南京國子監祭酒復引去屢召不起嘉靖初即家進南京禮部尙書卒謚文懿事蹟具明史本傳懋初在詞垣以直諫著名今集中第一篇即其原疏雖矯激未免太過而其意要不失于持正至其耿介絕俗清節實爲過人退休家居時惟以讀書講學爲事大抵恪守前賢義訓弗踰尺寸不肯爲浮夸表暴之談本傳稱或諷之爲文章則對曰此小技耳予弗暇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可也蓋其旨惟在身體力行而于語言文字之間非所留意故生平所作亦止于此然所存皆辭意醇正有和平溫厚之風良以本篤實之操發爲詞章固非蠟貌卮言

者所可比爾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定山集

臣等謹案定山集十卷明莊景撰景字孔陽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南京
禮部郎中事蹟具明史本傳景官檢討時以不奉詔作鼈山詩與章懋黃仲昭
同謫淪落者垂三十年世頗推其氣節惟癖於講學故其文多闡太極之義其
詩亦全作擊壤集之體又頗爲世所嗤點然如病眼詩殘書漢楚燈前壘草閣
江山霧裏詩句楊慎亦嘗稱之其他如山隨病起青逾峻菊到秋深瘦亦香土
屋背牆烘野日午溪隨步領和風碧樹可驚游子夢黃花偏愛老人頭酒錢漫
傾剛月上釣絲纔颺恰風和諸句亦未嘗不咀含興象蓋其學以主靜爲宗故
息慮澄觀天機偶到往往妙合自然不可以文章格律論要亦文章之一種譬
諸釣叟田翁不可繩以禮貌而野逸之態乃有時可入畫圖錄之以備別格亦
論唐詩存寒山子集之意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未軒集

臣等謹案未軒集十二卷明黃仲昭撰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江西提學僉事是集爲其門人劉節所編凡文六卷詩五卷詞一卷而以碑文墓誌銘附之仲昭官編修時與章懋莊景並以疏爭元宵煙火詩廷杖謫官當時有翰林三君子之目後懋與景並以聚徒講學爲事而仲昭獨刻意紀述八閩通志延平府志邵武府志南平縣志興化府志皆所編錄故楓山定山之名滿於天下仲昭幾爲所掩然三人氣節相同居官清介相同文章質實亦略相同未可以仲昭篤志厲行不作語錄遂分優劣於其間也林瀚作仲昭墓誌稱其作爲文章渾厚典重無艱深聱礲之語鄭岳莆陽文獻傳亦稱其有未軒集若干卷文詞典雅今觀其集雖尙沿當日平實之格而人品既高自無鄙語韻頌於作者之間正不以坦易爲嫌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醫闇集

臣等謹案醫闡集九卷明賀欽撰欽字克恭其先浙之定海人以戎籍隸遼東
義州衛欽登成化丙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謝病歸弘治初起陝西參議檄未
至而母歿乃上疏懇辭服闋遂不復出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此其子士諤所輯
遺稿並生平言行都爲一集前三卷言行錄四卷至七卷爲存稿皆雜文第八
卷爲奏稿第九卷爲詩稿欽官給事時聞陳獻章名遂師事之及謝病歸里杜
門不出惟以進修爲事其學不務博涉專讀經書小學期於返身實踐嘗言爲
學不在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而已故集中所錄言行皆切近眞實非高
談性命者可比而所上諸奏疏亦無不通達治理確然可見諸施行獻章之學
當時或病其近禪欽雖學於獻章而性情篤實循循下學平日論工夫次第亦
往往指獻章議論爲過高其氣象殊不相似在講學諸人中粹然獨爲純正文
章雖多信筆揮灑而仁義之言藹然可見固不必以工拙論之也欽少讀書醫
無闇山自號醫闡山人並以名其集云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翠渠摘稿

臣等謹案翠渠摘稿七卷補遺一卷明周瑛撰瑛有書纂已著錄所著詩文集曰翠渠類稿此本乃其門人林近龍所選錄故曰摘稿鄭岳撰瑛傳稱其文章渾成雅健詩格調高古瑛亦嘗作絕句云老去歸平澹時人或未知則其自命不在以繁音縛節務諧俗目矣朱彝尊明詩綜鄭王臣莆風清籟集並載瑛履霜操樂府其言怨而不怒足正昌黎之失此集中乃未收之或近龍去取失當誤佚之歟末附說三篇序一篇詩十八首共爲一卷乃康熙戊子其七世孫維鑑於家乘中鈔出以補摘稿所遺者然冠以鄭岳所撰傳其八世孫成又於雍正壬子求得瑛自撰誌銘補錄於後亦列於題跋之中均乖編次之體張詡陳獻章行狀稱瑛爲獻章門人而成跋力辨其非以二人之集考之蓋始合而終睽者詡與成之說皆各執其一偏明史儒林傳亦稱瑛與獻章友獻章之學主於靜瑛不然之謂學當以居敬爲主云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家藏集

臣等謹案家藏集七十七卷明吳寬撰寬字原博號匏菴長洲人成化壬辰會試殿試皆第一人官至掌詹事府事禮部尙書諡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集爲寬手自訂輯李東陽王鏊二序皆稱詩三十卷雜文四十卷總爲七十卷今此本詩目相同而文集實多七卷又附以補遺文六篇後序亦稱寬子中書舍人奭菴閱笥稿得詩三十卷文四十七卷與前序頗不合疑七十卷以上乃寬原編而其後七卷則出奭等所附益也寬學有根柢爲當時館閣鉅手平生最好蘇學字法亦酷肖東坡縑素流傳收藏家珍如拱璧其文章和平恬雅有鳴鸞佩玉之風詩筆更深厚饒郁追蹤作者蓋成弘之際正文體極盛之時有楊士奇等以導其波瀾有李東陽等以爲之推挽而寬之才雄氣逸更足以籠罩一時明代中葉以還吳中文士未有能過之者至其作史彬墓表稱以力田拓業代爲稅長而不載其有從建文君出亡之事後人因據以正致身錄諸書之訛

是尤可以資考證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歸田稿

臣等謹案歸田稿八卷明謝遷撰遷字子喬餘姚人成化乙未賜進士第一授修撰歷官戶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正事蹟具明史本傳遷之在內閣也與劉健李東陽同心輔政史稱其秉節直諒見事明敏天下稱爲賢相庶乎能以道事君者其文集全稿以嘉靖中倭亂被燬此乃其致仕以後及再召時所作自題曰歸田稿以授其子至者國朝康熙中其七世孫大名府同知鍾和復加釐輯梓而傳之集中奏疏類多晚年陳謝之作而在朝時嘉謨讜論均已亡佚無存即以史所稱請罷選妃嬪禁約內官諸疏卓卓最著者而亦不在其間則其散失者當復不少然遷當歸里以後正劉瑾焦芳等挾怨修鄰日在危疑震撼之中而所作詩文大抵詞旨和平惟惓惓焉託江湖魏闕之思以冀其君之一悟老臣憂國之心實有流溢於不自覺者讀者知其忠悃所存

固母庸以文字之工拙論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震澤集

臣等謹案震澤集三十六卷明王鏊撰鏊字濟之吳縣人舉鄉會試第一成化十一年進士第三人官文淵閣大學士卒謚文恪事迹具明史本傳鏊所作制義爲有明一代冠冕弘正間數典鄉試程文出文體爲之一變其古文亦湛深經術典雅道潔有唐宋遺風蓋承三楊臺閣相沿之餘而骨力較勁當北地風氣未開之際而摹擬不深其軌轍實爲最正集中尊號議昭穆對大旨與張璁桂萼合故霍韜爲其集序極推之至比於孔門之游夏未免過情然其謂鏊早學於蘇晚學於韓折衷於程朱則固公論也其河源考一篇能不信都實所言似爲有見而雜引佛典道書以駁崑崙之說則考證殊誣蓋明代幅員至嘉峪關而止學者徒執古籍以揣摩之宜其疎舛若此於鏊固無責焉爾乾隆四十

七年五月恭校上

鬱洲遺稿

臣等謹案鬱洲遺稿八卷明梁儲撰儲字叔厚號厚齋晚號鬱洲廣東順德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華蓋殿大學士諡文康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爲其子次搢所編初名鬱洲集香山黃佐爲之序後其孫孜官中書舍人從內閣錄其奏疏彙入前稿而并刻之釐爲十卷名曰鬱洲遺稿即此本也儲歷事三朝當武宗末造盤游無度羣小弄權正杌陧不寧之時乃能與楊廷和等協心輔政斷斷焉屢以口舌相爭集中所載奏疏如武宗自封鎮國公則上疏力阻許給秦王關中閒田爲牧地則於草勅時爲危言以動聽事遂得寢又請回鑾疏至八九上皆惓惓忠愛之忱雖辭乏華腴而義存規諫亦可見其大節之無愧矣至佐序稱其生平著作多不存稿故集中詩文寥寥無幾體格亦不甚高蓋非其注意之所在云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見素集

臣等謹案見素集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續集十二卷明林俊撰俊字待用號見
素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刑部尙書贈少保謚貞肅事蹟具明史本傳俊
始以疏劾權璫遠謫及撫江右則抗逆藩撫西蜀則平巨寇爲孝宗時名臣所
著詩文張詡序謂俊手編成集者五十餘卷尙在致仕之時今此集文二十八
卷奏疏七卷續集詩文十二卷兼及起廢以後所作而遺疏四首亦附焉則已
出後人重輯非俊自編原本故卷數與序不符也俊爲文體裁不一大都奇崛
博奧刻意自爲其詩源出江西而於黃庭堅陳師道兩家尤所摹仿故頗多隱
澀之詞然大抵氣味孤高終能遠俗奏議分西曹外臺內臺西征起輔新政秋
臺六稿無不委曲詳盡通達事機亦足見其設施有本非徒託之空言又案王
鳳靈續集序稱俊原有詩集十四卷而此本無之朱彝尊輯明詩綜稱俊有西
征集爲選錄四首而亦不言見其全集觀其孫則祖跋稱重梓是書而詩集尙
闕是當時本未同刊故流傳頗渺今仍其原第著之錄云乾隆四十七年十月

恭校上

古城集

臣等謹案古城集六卷明張吉撰吉字克修號翼齋又曰默菴又曰怡窩晚乃自稱曰古城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貴州左布政使是編第一卷爲三朝奏議第二卷爲陸學訂疑第三卷爲貞觀小斷第四卷爲文略第五卷六卷爲詩末有補遺皆雜文明至正德初年姚江之說興而學問一變北地信陽之說興而文章亦一變吉當其時猶兢兢守先民矩矱高明不及王守仁而篤實勝之且爲工部主事時則盡言極諫忤武宗謫官爲廣西布政使時又以不肯納賂劉瑾貶秩而爲肇慶府同知時力持公議掊擊柳環願與都御史秦紘同逮卒白其冤尤人情所難以剛正之氣發爲文章固不與雕章繪句同日而論矣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虛齋集

臣等謹案虛齋集五卷明蔡清撰清有易經蒙引已著錄明史藝文志載清虛齋集五卷與此本合蓋正德間葛志貞所輯林俊爲之序其後黎棗漫漶清族孫廷魁復爲重刊而益以補遺附錄分爲八卷然所增不過手簡墨迹本無關輕重而史乘傳贊之作一概附入尤多冗濫不如原本之持擇有要矣清學以窮理爲主篤守朱子之說其讀蜀阜存稿私記中謂朱陸俱祖孔孟而門戶不同然陸學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矩不免爲偏安之業其宗旨所在可以概見然其易經蒙引於朱子之解意有未安者亦多所駁正不爲苟合是其識解通達與諸儒之黨同伐異者有殊故其文章亦淳厚質樸言皆有物雖不以藻采見長而布帛菽粟之言殊非雕文刻鏤者所可幾也明史本傳稱清在吏部因王恕訪以時事清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今檢其札乃不見集中即蔡廷魁增緝之本亦復不載蓋清不欲居功已諱而削其稿矣其斯爲醇儒之用心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容春堂全集

臣等謹案容春堂前集二十卷後集十四卷續集十八卷別集九卷明邵寶撰
寶字國賢自號二泉無錫人成化庚辰進士授許州知州入爲戶部郎歷官南京禮部尙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事蹟具明史儒林傳寶覃精經學頗能窺見原本與明季諸家摭拾空談浮夸無實者相去迥殊其舉於鄉也爲李東陽所得士故其詩文家數皆出自東陽東陽亦以衣鉢相傳許之當寶以侍郎予告歸東陽作信難一篇以贈稱其集出入經史蒐羅傳記該括情事摹寫景物以極其所欲言而無冗字長語辛苦不怡之色若欲進於古之人且以歐陽修之知蘇軾爲比其心之相契如此然東陽所見祇有前集其後集續集別集則寶後所續編東陽弗及覩也寶文高簡有法雖氣局尙嫌拘狹要無愧於醇正之目詩則清和淡泊尤能抒寫性靈鍾惺稱王李盛行以後眞詩惟邵二泉其言雖未必盡當而論詩家正派當時實無以過之蓋其風雅可匹吳寬而經術

較深峻潔可比王鑒而才力更勝正嘉以前固卓然爲一鉅手矣其集稱容春者乃其先世所居堂名寶重修復之因以名集云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圭峯集

臣等謹案圭峯集三十卷明羅玘撰玘字景鳴南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諡文肅事蹟具明史文苑傳玘以氣節重一時其乞定宗社大計二疏及上李東陽書皆言人之所難言其文規撫韓愈夏禹獨造多抑掩其意迂折其詞使人思之于言外陳洪謨序稱聞其爲文必嘔心積慮至局戶牖或踞木石隱度逾旬日或逾歲時神生境具而後命筆稍涉于萎陋詭誕之微雖數易稿不憚蓋與宋陳師道之吟詩不甚相遠其幽渺奧折也固宜而磊落嶽嵩有意作態不能如韓文之渾噩亦緣于是殆性耽孤僻有所偏詣歟然在明人之中亦可謂爲其難者矣明制以翰林敎習宦官謂之內館據玘所作白江墓碑蓋嘗充是任者故集中諸文爲宦官而作者頗多雖玘之風槩可以共

諒于後世然其爲微瑕不止陶集之閑情顧一一錄之不加刊削是亦其失於
檢核者也玘集一刻于盱眙再刻于南國子監又有武進孫氏本今皆未見據
此本所敍則初刻于常州再刻于荊州板皆佚嘉靖五年陳洪謨得荊州本六
卷又得續集二卷奏議一卷彙而重刊後其鄉人黃端伯又于玘曾孫寬處求
得逸稿合原集編爲三十卷是其集輾轉增入已非其舊茲數篇者母乃端伯
所增入歟此本爲康熙庚午玘八世從孫美才所刊編次頗無體例如文以壽
文爲冠而以奏議列雜著後詩亦以壽詩爲冠而名之曰古樂府又以詞置賦
之後皆爲顛舛其凡例第二條云集中詳加評綴凡有資舉業者聯圈標出所
見如是則其失于刊削以多爲貴亦宜矣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吳文肅摘稿

臣等謹案吳文肅摘稿四卷明吳儼撰儼字克溫宜興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
南京禮部尙書謚文肅正德初儼主順天鄉試以爲臣不易命題爲劉瑾所怒

以飛語罷去瑾誅乃復進用其程文今在集中存其事也其集初藏於家至萬歷甲申同邑王升武進莊照及其從孫達可爲選而存之其孫士遇始刊板故名曰摘稿史稱儼性行端方操履清慎文章莊重簡古詩詞清麗可諷今觀所作當何李未出以前猶守明初舊格無鉤棘塗飾之習其才其學雖皆不及李東陽之宏富而文章春容詩格亦嫋雅往往因題寓意不似當時臺閣流派沿爲膚廓雖名不甚著要與東陽肩隨亦驂之斬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熊峯集

臣等謹案熊峯集十卷明石珤撰珤字邦彥藁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謚文隱改謚文介事迹具明史本傳珤出李東陽之門東陽每稱後進可託以柄斯文者惟珤一人皇甫汸嘗刪定其集爲四卷歲久板佚國朝康熙丁未餘姚孫光暉爲藁城知縣得別集遺稿於其家爲合而重刊之嗣聞真定梁清標家有全稿乃購得續刊共爲十卷此本自一卷至四卷爲詩五卷

六卷爲文七卷至九卷又爲詩十卷又爲文蓋刊板已定不能依類續入故體例叢脞如是也瑤詩文皆平正通達具有茶陵之體故東陽特許之當北地信陽駿駿代興之日而瑤獨堅守師說屢典文衡皆力斥浮誇使粹然一出於正雖才學皆遜東陽而湜湜持正不趨時好亦可謂堅立之士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立齋遺文

臣等謹案立齋遺文五卷明鄒智撰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時萬安方倚內官怙權智上公車時道過王恕即立志欲發其奸丁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會星變遂上疏擊安及劉吉尹直三大學士兼劾中官雖留中不報而奸黨銜之次骨乃借他事羅織下詔獄將擬死刑彭韶力持之得謫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卒于官年僅二十六事蹟具明史本傳金祺作智墓誌稱所著有立齋集藏于家考集中初到石城詩第二首後有其友人順德知縣吳廷舉

附註記智自改定中四句事末有附載寄吳獻臣一書失其姓名論刻集及作序事則集爲廷舉所編次刊刻智疏劾權奸直聲動天下然于君國之間纏綿篤摯至死不忘無一毫怨尤之意與明季臺諫務以矯激沽名者相去萬萬故詩文多發于至性不假修飾之功雖間傷樸邈而真氣流溢其感人者固在文字外矣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西村集

臣等謹案西村集八卷明史鑑撰鑑字明古號西村吳江人隱居不仕然留心經世之務三原王恕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訪以時政鑑指陳利病恕深服其才以爲可以當一面沈周吳寬都穆文徵明咸折節與之交所著詩四卷嘉靖間其孫周衷而刻之而以墓表及諸人哀挽之詩附于後周用盧襄各爲之序其文指陳得失反覆剴切而於吳中水利尤詳其他亦多關國計民生者第五卷皆明初諸臣列傳敍次簡明疑其欲爲野史而未就也其詩亦落落無

俗韻惟古詩不知古音所註叶韻多謬誤文中祭徐有貞文及文後跋一篇以私恩之故爲力辯奪門一事則未免曲筆耳乾隆四十七年八月恭校上

敬齋集

臣等謹案敬齋集三卷明胡居仁撰居仁字叔心號敬齋餘干人績學不仕以布衣終萬歷十三年以御史李頤請從祀孔廟追諡文敬事蹟具明史儒林傳居仁本從吳與弼遊而醇正篤實乃過其師遠甚其學以治心養性爲本經世宰物爲用以主忠信爲先求放心爲要史稱薛瑄之後惟居仁一人而已居仁病學者撰述繁蕪嘗謂朱子注參同契陰符經皆可不作故易傳春秋傳外於經書皆不輕爲之註講授之語亦惟居業錄一編詩文尤罕是集乃其門人余祐網羅散失而成雖中多少作然近裏著已皆粹然儒者之言不似吳與弼書動稱夢見孔子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小鳴稿

臣等謹案小鳴稿十卷明秦簡王朱誠泳撰誠泳爲太祖五世孫愍王棟之玄
孫成化末襲封自號賓竹道人明史諸王列傳稱誠泳性孝友恭謹嘗銘冠服
以自警所著有經進小鳴集即此本也朱彝尊詩話又稱王十歲時嫡母陳妃
以唐詩教之日記一首嗣位日賦一篇好士禮賢兼留心服食蓋能以文雅自
見者集爲其紀善強晟所編錄自卷一至卷八皆詩卷九爲雜文卷十爲恩賜
勝覽錄乃弘治癸丑誠泳請朝命養疾于鳳泉溫泉湯泉時所作其詩古體雖
未盡合格而楊白花一篇殊有雅調近體俱諧婉可誦而七絕尤爲擅場如秋
夜詩云霽月滿窗明似晝梧桐如雨下空庭又云空庭久坐不成寐明月滿階
砧杵聲又山行詩云啼鳥無聲僧入室半巖風落紫藤花皆風骨戍削不媿作
家明代親藩中以文學著名者要必以誠泳爲稱首焉乾隆四十七年八月恭

校上

臣等謹案方簡肅文集十卷明方良永撰良永字壽卿莆田人弘治庚戌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告歸再起巡撫應天於途疾作乞致仕旋除南京刑部尙書良永已先卒謚簡肅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爲河南按察使鄭茂所編隆慶庚午其孫山東布政使攸續刊之良永當正德時歷任封疆皆著風采乞休後廷推屢及輒以養親辭今諸疏俱在集中進退頗爲不苟其文信筆揮灑雖不刻意求工而和平坦易不事鉤棘視後來摹擬塗飾之習轉爲本色其論劾朱寧一疏慷慨壯烈猶有牽裾折檻之風又嘗豫決寧王宸濠反謀濠敗後貽書王守仁與論定亂大計及其生平言學則云近世學者出天入神超悟獨到專以心學爲言皆附于象山其妄如此卽所爲象山者似矣而中實未然母亦優孟之爲孫叔敖歟其語皆隱刺守仁可謂卓然不阿其所好者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懷星堂集

臣等謹案懷星堂集三十卷明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弘治壬午舉人除興寧知縣遷應天府通判謝病歸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允明生而枝指故自號枝山又號枝指生博覽羣籍尤工書法名動海內與蘇州唐寅輩以放誕不羈爲世所指目然其令興寧時捕戮盜魁三十餘人邑以無警則非專以文才自放者明史藝文志載祝氏集略三十卷懷星堂集三十卷小集七卷本傳稱其詩文集六十卷他雜著百餘卷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載祝氏集略外又有金縷醉紅窺簾暢哉擲果拂絃玉期等集今皆未見獨此集尙存凡詩八卷雜文二十二卷所作骨力稍弱雖未能深入堂奧而風神清雋含茹六朝亦殊爲超然拔俗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整菴存稿

臣等謹案整菴存稿二十卷明羅欽順撰欽順之學以窮理格物爲宗力攻王守仁良知之說其大旨具見所作因知記中已別著錄至詞章之事非其所好

談藝家亦罕論及之其弟欽謙作儀訓錄嘗稱欽順於應酬文字辭謝居多下筆稿成未嘗自是舊稿盈笥晚年手自芟存餘悉焚去謂二子曰此等文字世間不少慎勿出以示人姑留自觀可也云云其志趣可以想見然集中所作雖意境稍涉平衍而典雅醇正猶未失成化以來舊格詩雖近擊壤集派尙不至爲有韻之語錄以抗行作者則不能在講學諸家亦可云質有其文矣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東江家藏集

臣等謹案東江家藏集四十二卷明顧清撰清字士廉華亭人弘治壬子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歷侍讀以忤劉瑾調南京兵部員外郎瑾誅還侍讀歷官禮部右侍郎罷歸嘉靖初起南京禮部進尚書致仕卒事蹟具明史本傳其集凡山中稿四卷爲初集乃未仕時作北遊稿二十九卷爲中集乃既仕後作歸來集九卷爲後集乃致仕後作皆清晚年所自編訂故體例最爲精審

又有留都稿四卷存稿十卷則其子孫所輯者今已不傳矣清學端行謹砥礪
名節當正德時諫疏凡十數上嘉靖初力請停遣緹騎於時政皆有所獻替史
稱其不愧文學侍從之選其詩清新婉麗天趣盎然文章簡鍊精深自嫻法律
當時正風會將轉之會而獨能桀羣先民雖境地差少變化要不失爲正派朱
彝尊謂清詩取法西涯觀其險韻再四疊用足見能事文亦醇雅合度洵非虛
譽以之廁迹于吳寬王鏊諸人間亦可謂一時瑜亮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
校上

空同集

臣等謹案空同集六十八卷明李夢陽撰夢陽有空同子已著錄夢陽爲戶部
郎中時疏劾劉瑾遭禍幾危氣節本震動一世又倡言復古使天下母讀唐以
後書持論甚高足以竦當代之耳目故學者翕然從之文體一變厥後摹擬剽
賊日就窠臼論者追原本始歸獄夢陽其受詬厲亦最深考明白洪武以來運

當開國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後安享太平多臺閣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陳
陳相因遂至啴緩冗沓千篇一律夢陽振起痿痹使天下復知有古書不可謂
之無功而盛氣矜心矯枉過直朱彝尊詩綜載其黃河水繞漢宮牆一詩以落
句有郭汾陽字涉用唐事恐貽口實遂刪除其稿不入集中其堅立門戶至于
如是同時若何景明薛蕙皆夢陽倡和之人景明論詩諸書既斷斷往復蕙亦
有俊逸終憐何大復麤豪不解李空同句則氣類之中已有異議不待後來之
排擊矣平心而論其詩才力富健實足以籠罩一時而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
唐句擬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所謂武庫之兵利鈍雜陳者也其文則故
作聱牙以艱深文其淺易明人與其詩並重未免怵于盛名今並錄而存之俾
瑕瑜不掩且以著風會轉變之由與門戶紛競之始焉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

恭校上

山齋文集

臣等謹案山齋文集二十四卷明鄭岳撰岳有莆陽文獻已著錄其所著詩文
有蒙難錄西行紀南還錄山齋吟稿漫稿淨稿續稿奏議因雕本燹燬所存不
過數種是集乃萬歷中其曾孫炫蒐輯重鋟凡詩七卷文十七卷炫跋謂較視
舊集十未能存二三蓋亦幸而不佚也柯維騏續莆陽志稱其所作詩文俱暢
達醞藉朱彝尊明詩綜引謝山子之言亦稱其詩深於諷諭之體考明史岳本
傳稱其屢拒中官崔文之干請爭寧王宸濠之侵占又以爭興獻王祔廟忤旨
奪俸其居官頗著風節而爲江西按察使時與李夢陽互訐爲兵部侍郎時又
爲聶豹劾罷所與齟齬者乃皆正人蓋其天性孤介非惟與小人相忤即君子
亦不苟合也其文章落落遠俗固亦有由焉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顧華玉集

臣等謹案顧華玉集明顧璘撰總三十八卷璘有國寶新編別著錄是集凡分
六集一曰浮湘集由開封府知府謫全州知州時作二曰山中集移病家居時

作三日憑几集四日憑几續集皆官湖廣巡撫時作五日息園存稿並刻於嘉
靖戊戌附錄曰緩慟集官工部侍郎時傷其亡女之作朱彝尊明詩綜稱其尙
有歸田稿今未見不知佚否也明史文苑傳稱璘與同里陳沂王韋號金陵三
傑後寶應朱應登繼起號四大家然璘應登羽翼李夢陽而韋沂則頗持異論
又稱璘詩矩鍾唐人以風調勝今觀其集遠挹晉安之波近驂信陽之乘在正
嘉間固不失爲第二流之首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華泉集

臣等謹案華泉集十四卷明邊貢撰貢字廷實華泉其號也歷城人弘治丙辰
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尙書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集凡詩八卷文六卷魯中立
海岳靈秀集曰華泉之作雖不逮何李然平淡和粹孝廟以前海岱之才無其
倫比胡應麟詩藪曰世人獨推李何爲當代第一余以爲空同關中人氣稍過
勁未免失之怒張大復之亮節俊語出于天性亦自難到但工于文句而乏意

外之趣獨邊華泉興象飄逸而語尤清圓故當共推此人陳子龍明詩選則曰
尙書才情甚富能于沈穩處見其流麗聲價在昌穀之下君采之上今考其詩
才力雄健不及李夢陽何景明善于用長意境清遠不及徐禎卿薛蕙善于用
短而夷猶于諸人之間以不戰爲勝無憑陵一世之名而時過事移日久論定
亦不甚受後人之排擊三人所論當以子龍爲持平矣昔薛蕙于嚴嵩爲同年
頗相倡和及嵩柄國蕙即謝絕往還併削去舊作不留一字至今爲論者所稱
是集乃以送嵩之作列爲壓卷不免見疑于清議然詩集爲貢沒之後其里人
劉天民所編時當嘉靖戊戌正嵩權熾盛之日或天民無識趨附時局以爲榮
非貢本志歟其文集亦大名魏允孚所續刊自明以來談藝家置而不論今核
其品格實遠遜有韻之詞蓋才有偏長物不兩大附詩以行比之于琬琰之藉
可矣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臣等謹案清惠集十二卷明劉麟撰麟字元瑞一字子振江西安仁人後流寓長興子孫遂隸籍焉弘治丙辰進士官至工部尙書初麟觀政工部時即與同年陸嵒抗疏爭諫官下獄事及爲紹興府知府又以忤劉瑾褫職後官尙書卒以爭蘇松織造爲宦官所擠而罷蓋始終介介自立者其自紹興歸也依其姻家吳珫於長興與孫一元文徵明等往來倡和世傳徵明神樓圖即爲麟作也是集凡詩二卷奏疏雜文九卷附錄一卷麟曾孫慤陛所編萬歷丙午湖州知府無錫陳幼學刊之嘗稱其文出入秦漢詩則駿駿韋杜譽之固未免太過至稱其標格高入雲霄胸中無一毫芥蒂故所發皆盎然天趣讀之足消鄙吝則得其實矣是亦文章關乎人品之驗也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東田遺稿

臣等謹案東田遺稿二卷明張羽撰羽字鳳舉泰興人弘治丙辰進士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是集詩文各一卷爲其季子楨所編門人儲詢嘗謂羽爲御史抗

疏劾劉瑾直聲震朝野文雖不多其方正之概凜然見於行間詩亦規摹盛唐不落纖巧之習蓋弘治正德之間去明初前輩猶爲未遠流風餘韻往往而存而羽之淡靜峭直又出天性雖其博大雄健不及李東陽程敏政排奡鉅麗亦不及李夢陽諸人而不爲舊調之膚廓亦不爲新聲之塗飾肖心而出務達所見而止在諸作者中可以自爲一隊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沙溪集

臣等謹案沙溪集二十三卷明孫緒撰緒字誠甫沙溪其自號也故城人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卿是集文八卷賦一卷雜著一卷無用閒談六卷詩七卷其文沈著有健氣其無用閒談有曰文章與時高下人之才力亦各不同今人不能爲秦漢戰國猶秦漢戰國不能爲六經也世之文士尺寸步驟影響摹擬晦澁險深破碎難讀云云其意蓋爲李夢陽發可以見其趨向矣至於古今仕學辨之類參以排偶不古不今則編次者失於刪汰轉爲作者累耳其無用

間談多深切著明之語論文論詩亦各有確見王士禎池北偶談嘗摘其誤以
五代王祚事爲彭時事其說良是他如論揚雄事亦失當然要不害其大旨詩
格頗近李東陽而深以何孟春等注東陽樂府稱其過於李杜爲非蓋譏譽者
之溢量非排擊東陽也此集舊與馬中錫東田集合刊然學問筆力皆勝中錫
故今摘錄緒集而中錫則存其目焉乾隆四十七年八月恭校上

王文成全書

臣等謹案王文成全書三十八卷明兵部尙書新建伯餘姚王守仁撰守仁事
蹟具明史本傳其書首編語錄三卷爲傳習錄附以朱子晚年定論乃守仁在
時其門人徐愛所輯而錢德洪刪訂之者次文錄五卷皆雜文別錄十卷爲奏
疏公移之類外集七卷爲詩及雜文續編六卷則文錄所遺搜輯續刊者皆守
仁歿後德洪所編次後附以年譜五卷世德紀二卷亦德洪與王畿等所纂集
也其初本各自爲書單行於世隆慶壬申御史新建謝廷傑巡按浙江始合梓

以傳仿朱子全書之例以名之蓋當時以學術宗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守仁勳業氣節卓然見諸施行而爲文博大昌達詩亦秀逸有致不獨事功可稱其文章自足傳世也此書明末板佚多有選輯別本以行者然皆缺略不及是編之詳備云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恭校上

雙溪集

臣等謹案雙溪集八卷明杭淮撰淮字東卿宜興人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南京總督糧儲右副都御史淮與兄濟並負詩名當時相倡和者李夢陽徐禎卿王守仁陸深諸人皆一時勝流故所作嚴整婉約無儇巧浮滑之習此本爲朱彝尊曝書亭舊藏卷末有彝尊手題兩行稱康熙辛巳九月十九日竹垞老人讀一過選入詩綜一十四首詩內亦多圈點甲乙之處蓋其輯明詩綜時所評隲今詩綜本內所錄淮詩篇數並與自記相同中如打牛坪詩第三聯原本作碧嶂自雲生而彝尊改作蔓草自春生王思槐過訪詩第三聯原本作野竹過牆

初挺秀而彝尊改作挺拔亦間有所點定皆較原本爲善且稱其詩迺鍊如繭絲抽自梭腸似澀而有條理五言尤擅長持論亦屬允愾蓋弘正以還詩家林立如淮之格清體健者正復不能多覩也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對山集

臣等謹案對山集十卷明康海撰海所撰武功縣志至今修輿記者舉以爲法別著錄史部地理類中其詩文集先後凡四刻一爲張太微所選一爲王世懋所選互有去取國朝康熙中其里人馬氏始裒其全集刻之江寧此本乃乾隆辛巳其里人編修孫景烈以所藏張太微本又加刊削而刻之海以救李夢陽故失身劉瑾瑾敗坐廢遂欲放浪自恣徵歌選妓于文章不復精思詩尤頽縱王世懋序稱其五七言古律多率意之作又慕少陵直攄胸臆或同時人名號爵里韻至便押不麗于雅朱孟震序述李維楨之言亦稱張太微本珷玞燕石間列錯陳故馬氏所增刊頗傷蕪雜景烈此本雖晚出而去取謹嚴于詩汰

之尤力較諸本特爲完善已足盡海所長矣明人論海集者是非不一要以俞汝成文過于詩一語爲不易之評崔銑呂柟皆以司馬遷比之誠爲太過然其逸氣往來翛然自異固在李夢陽等割剝秦漢者上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柏齋集

其與人醉翁亭中賦此詞自古有之蓋其文章之秀出

臣等謹案柏齋集十一卷明何瑭撰瑭字粹夫號柏齋武陟人弘治壬戌進士官至南京右都御史諡文定瑭篤行勵志其論學亦以格致爲宗集中送湛若水序謂甘泉以存心爲主予以格物致知爲先非存心固無以爲格致之本物格知致則心之體用益備其生平得力在此故當時東南學者多宗王守仁良知之說而瑭獨以躬行爲主不以道學自名復留心世務如均徭均糧論兵諸篇皆能深中時弊雖其文體樸質不斤斤於格律法度之間而剖切詳明不支不蔓猶存弘正以前規範與卮言勦說者流相去遠矣集凡文十卷詩一卷爲

嘉靖己酉鄭王所刻又有所著陰陽樂律儒學管見則趙王摹印以傳目爲柏齋三書今別行於世云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竹澗集

臣等謹案竹澗文集八卷竹澗奏議四卷明潘希曾撰希曾字仲魯金華人弘治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卒贈尚書其文集首載詩四卷次文四卷次奏議四卷末附錄墓誌小傳等篇希曾官兵科給事中時奏奪太監汪直義男官爵復因災異陳八事皆直指近倖及奉使湖貴二省計處邊儲又以不賂劉瑾矯旨下獄拷掠除名瑾誅起官復抗疏爭太素殿天鷲房諸役今觀前後所上章奏語皆剴切眞摯不爲粉飾而深中事理平生雖不以詩文得名而氣體浩瀚沛然有餘亦復具有矩矱非淺中飾貌者可比希曾治河績最著傳稱別有大治河錄今已不傳而集中修築沛單長隄諸疏其措置規模猶見一二是固可與明史河渠志互相參考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希曾集其目與此本悉合

乃嘉靖末長洲黃省曾所校刊云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大復集

臣等謹案大復集三十八卷明何景明撰景明有雍大記已著錄是集凡賦三
卷詩二十六卷文九卷傳誌行狀之屬附錄於末王廷相康海唐龍王世貞各
爲之序正嘉之間景明與李夢陽俱倡爲復古之學天下翕然從之文體一變
然二人天分各殊取徑稍異故集中與夢陽論詩諸書反覆詰難斷斷然不相
下平心而論摹擬蹊徑二人之所短略同至夢陽雄邁之氣與景明諧雅之音
亦各有所長正不妨離之雙美不必更分左右袒也景明於七言古體深崇四
傑轉韻之格見所作明月篇序中王士禛論詩絕句有曰接迹風人明月篇何
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乃頗不以景明爲然其實
七言肇自漢氏率乏長篇魏文帝燕歌行以後始自爲音節鮑照行路難始別
成變調繼而作者實不多逢至永明以還蟬聯換韻宛轉抑揚規模始就故初

唐以至長慶多從其格即杜甫歌行魚龍百變不可端倪而洗兵馬高都護驥
馬行等篇亦不廢此一體士禎所論以防浮艷塗飾之弊則可以景明之論
足誤後人則不免於懲羹而吹鑿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洹詞

臣等謹案洹詞十二卷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是集題曰洹詞以銑
家安陽境有洹水故也一卷二卷曰館集三卷曰退集四卷曰雍集五卷至十
卷曰休集十一卷十二卷曰三仕集皆編年排次不分體裁雜著筆記亦參錯
於其間銑力排王守仁之學謂其不當舍良能而談良知故持論行己一歸篤
實其爭大禮効張璁桂萼風節表表亦不媿其言所作政議十篇準今酌古無
儒生迂闊之習他若漫記十條可以補宋史之未備譌傳兩則可以靖明代之
浮言而岳飛論一篇稱飛之急宜奉詔班師尤識大體蓋不特文章自可傳也

第十一卷中有嚴嵩鈐山堂集序似涉南園作記之疑然嵩集載此序題嘉靖

己亥據明史嵩傳是時方爲禮部尙書未操國柄尙無由預識其姦是猶司馬光之於王安石非陸游之於韓侂胄矣乾隆四十七年八月恭校上

莊渠遺書

臣等謹案莊渠遺書十二卷明魏校撰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校欲行周禮于後世其說頗爲迂闊所著六書精蘊欲以古篆改小篆而所列古篆又多杜撰尤爲紕繆然校見聞較博學術亦醇故是集文律謹嚴不失雅正考據亦具有根柢無忝于儒者之言其御札問經義諸條亦多精確惟郊祀論一篇謂見于經者獨有南郊無北郊而以社當地祇之祭不知大司樂方丘之文與圓丘相對圓丘爲郊天方丘爲祭地可知未聞祭社于澤中之方丘且于夏至之日也又祭法瘞埋于泰折祭地也與燔柴于泰壇祭天之文相對皆北郊祭地之顯證校乃引周禮陰祀用黝牲駁祭法祭地用骍犧爲附會不知周禮爲一朝之制禮記則雜述舊典不能強合先儒辨之甚明無庸橫相牽合自生糾結也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儼山集

臣等謹案儼山集一百卷續集十卷明陸深撰深字子淵儼山其號也上海人弘治乙丑進士官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集前有嘉靖丙午徐階序續集有唐錦序陸師道跋皆其子楫所編錦及師道跋並稱尙有外集四十卷通此二集爲一百五十卷此本不載外集蓋外集皆其筆記雜著又自別行也史稱深少與徐禎卿相切磨爲文章有名書仿李邕趙孟頫賞鑑博雅爲詞臣冠階序稱深以經濟自許在翰林院在國子監數上書言事督學於晉參藩於楚旬宣於蜀則皆有功德於其士民而惜其獨以文章見也今觀其集雖篇章繁富而大抵根柢學問切近事理非徒鬪靡誇多當正嘉之間七子之派盛行而獨以和平典雅爲宗毅然不失其故步抑亦可謂有守者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迪功集

臣等謹案迪功集六卷附談藝錄一卷明徐禎卿撰禎卿有翦勝野聞已著錄其平生論詩宗旨見於談藝錄及與李夢陽第一書如云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或未盡臻其奧吾亦罕見失也又云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弊也不可以悉據其所談仍北地摹古之門逕特夢陽才雄而氣盛故桺張其詞禎卿慮澹而思深故密運以意當時不能與夢陽爭先日久論定亦不與夢陽俱廢蓋以此也王士禎居易錄稱黃庭堅自定其詩爲精華錄僅三百首禎卿自定迪功集亦三百首此本凡樂府共五十首贈答詩十八首游覽詩二十五首送別詩四十首寄憶詩一十九首詠懷詩十二首題詠詩二十二首哀輓詩三首共一百八十九首不足三百之數而五卷以下則爲雜文二十四篇題正德庚辰刊前有李夢陽序其序亦云六卷當是原

本不知何以與士禎所言不符豈士禎所見別有一本歟毛先舒詩辨抵曰昌
穀迪功集外復有徐迪功外集皇甫子安爲序而刻之者又有徐氏別稿五集
曰鸚鵡編焦桐集花間集野興集自慙集又曰迪功集是所自選風骨最高外
集殊復奕奕焦桐多近體最疵鸚鵡多學六朝間雜晚唐有竹枝楊柳之韻花
間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爲小乘入詞如花間打散雙蝴蝶飛過
牆兒又作團詠柳花詩云轉眼東風有遺恨井泥流水是前程便是詞家情語
之最云云今不盡可見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少谷集

臣等謹案少谷集二十五卷明鄭善夫撰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弘治十八年進
士授戶部主事改禮部以建言廷杖尋乞歸用薦起南京刑部改吏部郎中事
蹟詳明史文苑傳善夫在弘治間不襲何李緒論別開生面盤空硬語往往氣
過其詞雖源出少陵實於山谷爲近集中感時之作激昂慷慨寄託頗深或病

其時非天寶地遠拾遺爲無病而呻吟然正德時奄豎內訌盜賊外作詩人蒿目未可謂之無因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少谷詩有獨立不遷之概當時孫鄭並稱孫非鄭敵朱鄭並稱朱非鄭匹孫謂孫一元朱謂朱應登也今以二家之集參觀彝尊所論爲允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太白山人漫橐

臣等謹案太白山人漫橐八卷明孫一元撰一元字太初自稱秦人或曰安化王孫也嘗棲太白之巔故稱太白山人又嘗西入華南入衡東登岱又南入吳與劉麟吳珫陸崑龍霓稱苕溪五隱晚而就婚施氏遂卒於吳興麟爲文以表其墓一元才地超軼論者至以王猛之流擬之其所爲詩排奡凌厲往往多悲壯激越之音讀之極伉健可喜朱彝尊至謂其瓣香在黃庭堅持論雖不免稍過然當秦聲競響之日而能矯然拔俗如此亦可謂獨行其志者矣明史藝文志載一元太白山人橐五卷此本爲崇禎中湖州周伯仁所刻凡八卷蓋據吳

興張氏本及陽湖本而合輯之者目錄于八卷末尙標有補遺若干首而卷內無之蓋當時有志搜訪而未得也閔元衢歐餘漫錄載一元逸詩有送許相卿詩一首見許氏譜題王伯雨園亭二首見烏青鎮志和吳甘泉詩四首重遊一首君馬黃一首見真蹟飲馬長城窟一首見盧志菴所錄續于紀宣符家得十四首又稱鮑稚弢家有其詩鈔約千餘首則其散失亦多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苑洛集

臣等謹案苑洛集二十二卷明韓邦奇撰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尙書以地震陷死謚恭簡事蹟具明史本傳邦奇博覽嗜學自諸經子史及天文地理樂律術數兵法之書無不通究所著正蒙拾遺啟蒙意見律呂直解易占經緯等書皆自成一家言而志樂一編世尤服其精審今並別著于錄此其詩文全集凡序二卷記一卷誌銘三卷表一卷傳一卷策問一

卷詩二卷詞一卷奏議五卷見聞考隨錄五卷乃嘉靖末所刊當正嘉之際北
地信陽方用其學提倡海內邦奇獨不相附和以著書餘事發爲文章不必沾
沾求合於古人而徵引之博議論之核皆具有根柢不同掇拾浮華至見聞考
隨錄所紀朝廷典故頗爲詳備其間如譏于謙不能匡正之失及辨張綵阿附
劉瑾之事雖不免小有偏見而敍次明晰可資考據其他辨論經義闡發易數
更多精確可傳世別本單行今仍原集舊第附之編末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
恭校上

東洲初稿

臣等謹案東洲初稿十四卷明夏良勝撰良勝字子中南城人正德戊辰進士
官至考功員外郎與萬潮等諫南巡下詔獄廷杖削籍嘉靖初復故官大禮議
起又連章抗論遂由太常寺少卿謫茶陵州知州尋遣戍遼東卒于戍所穆宗
立贈太常寺卿良勝本耿介之士其詩皆嶽嶽有直氣是集前七卷爲雜文第

八卷爲詩第九卷爲考定皇極指掌諸圖第十卷爲天文便覽自十一卷以下
皆題曰仕止隨錄十一十二兩卷雜錄諫南巡下獄疏奏詩文及同時諸人投
贈申救之作十三十四兩卷雜錄家居詩文自十三卷以前皆題門人滇池羅
江編十四卷則題門人鍾陵江治續編明史藝文志載東洲稿十二卷詩八卷
與此本卷帙互異然此本題曰初稿刻於正德十五年其嘉靖以後諸作咸未
之及疑良勝尙有全集而史所載者乃其卷數特今全集已佚不見而此集所
載于良勝生平大節尙可考見一二故仍錄而存之焉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
校上

國朝之士多以文章爲事而不知詩者固已少矣
近來又復有以詩爲事者其間或有好之者但不
能得其門徑故亦復不能知其妙也予嘗謂詩
之妙在於意在於言在於象在於聲在於音韻
在於節度在於氣骨在於神思在於造化在於
自然在於無朕然而能成於人間此所謂詩之
妙也今世之學詩者多不知此而但以聲韻爲
口實以字句爲工巧以意興爲虛妄以風流爲
浮靡以才思爲巧慧以筆墨爲工能以詩爲詩
者蓋十之一二耳苟以詩爲口實則其聲韻可
以工巧苟以意興爲虛妄則其風流可見苟以
筆墨爲工能則其才思可見苟以詩爲詩者則
其聲韻節度氣骨神思造化自然皆可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一百四

集部二十六

別集類二十五

升菴集

臣等謹案升菴集八十一卷明楊慎撰慎字用修新都人大學士廷和之子正德辛未進士第一授修撰以議大禮杖謫事蹟具明史本傳此集萬歷中四川巡撫張士佩所訂賦及雜文十一卷詩二十九卷又雜記四十一卷蓋士佩取慎丹鉛錄譚苑醍醐諸書刪除重複分類編次附其詩之後者也慎以博學冠一時其詩含吐六朝於明代獨門立戶文雖不及其詩然猶存古法賢於何李諸家空塞艱澀不可句讀者至於論說考證往往恃其強識不及檢核原書致多疎舛又負氣求勝每說有窒礙輒造古書以實之遂爲陳耀文等所詬亦可爲不善用長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東巖集

臣等謹案東巖集六卷明夏尙樸撰尙樸字敦夫東巖其號也永豐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南京太僕寺少卿尙樸受業於婁諒故明史儒林傳附見諒傳中然史於薛瑄傳末又稱瑄之門人有周蕙蕙之門人有薛敬之李錦王爵夏尙樸與諒傳不合考傳末惟敍敬之錦爵三人事迹一字不及尙樸則瑄傳列尙樸之名殆衍文歟諒以勿忘勿助爲敬胡居仁羅欽順多譏其近禪而史載尙樸常言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校亟稱之王守仁少時亦學於諒然守仁贈尙樸詩有舍瑟春風之句尙樸則答曰孔門沂水春風景不出虞廷敬畏中至謂心所以窮理未足以盡理又謂學不難於一貫而難於萬殊則與守仁即心即理之說迥異又與湛若水書斤斤以厭常喜新爲戒其語錄中復取陳獻章論學詩一一爲之箋疏指其謬誤正德之際學問漸岐而尙樸獨恪守先儒不爲高論可謂篤實之士矣至其論中庸分八節獨不用朱子之說

則見仁見智各有所得其不爲苟同即其不爲苟異者也史載所著有中庸說東巖文集此本爲其壻劉賓所編以語錄中庸說爲第一卷與文集併爲一編史蓋據其初出各行之本也尙樸本講學之士不以文章爲工然其言醇正固亦不乖於大雅焉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文簡集

臣等謹案文簡集五十八卷明孫承恩撰承恩字貞父南直隸華亭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謚文簡是集爲其門人楊豫孫董宜陽朱大韶所編七卷以前爲疏表講章皆進呈之作八卷以後爲賦詩詞曲二十七卷以後爲雜文陸樹聲爲之序承恩於嘉靖之初以庶子充經筵講官今集中所載正始箴鑒古韻語及講章即是時所作及官宗伯時齋宮設醮承恩獨不肯黃冠遂乞致仕較之嚴嵩諸人青詞自媚者人品卓乎不同其文章亦醇正恬雅有明初作者之遺樹聲序有曰國初之文淳厚渾噩彬彬焉質

有其文迨關西信陽兩君子出追宗秦漢薄魏晉而下海內藝學之士咸願執
鞭弭從之標品位置率人人自詭先秦兩漢以希方軌雖體尙一新國初淳龐
渾厚之氣或少漓焉公生長憲孝朝博稽宏覽邃詣淵蓄故出之撰述類皆深
厚爾雅紓徐委折論者謂公平生立言類其爲人云云亦平允之論也乾隆四
十七年八月恭校上

方齋存稿

臣等謹案方齋存稿十卷明林文俊撰文俊字汝英號方齋莆田人正德辛未
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謚文修事迹具明史本傳湛若水所撰神道碑載
所著有方齋存稿世無刊本此本乃其家藏舊鈔疏表序文雜著九卷詩一卷
史稱其文章醇雅雋永今觀其詩亦春容恬適不事彫琢 國朝朱彝尊輯明
詩綜乃獨不載之當由未見此本非置之不錄也又近人鄭王臣輯莆風清續
集所選文俊詩尚有彭城夜泊七律一首送黃主簿赴薪水七絕二首爲是集

所未收未知王臣何自得之王臣即莆田人于文俊爲鄉里或墨迹流傳據以載入歟今世傳明北監板二十一史即文俊所校刊竄改舛訛頗爲後人訾議然文俊爲祭酒已在雕板將竣之日陳驥館閣續錄所謂經進不經修者未可以是並訾其詩文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考功集

臣等謹案考功集十卷明薛蕙撰蕙字君采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故以官名集正嘉之際文體初新北地信陽聲華方盛蕙詩獨以清削婉約介乎其間古體上挹晉宋近體旁涉錢郎核其遺篇雖亦擬議多而變化少然當其自得覺筆墨之外別有微情非生吞漢魏活剝盛唐者比其戲成五絕句有曰俊逸終憐何大復麤豪不解李空同其所尙略可見矣又蕙與湛若水俱爲嚴嵩同年嵩權極盛之時若水年已垂耄而怵於利害不免爲嵩作鈴山堂集序反覆推頌頗爲晚節之累蕙初亦愛嵩文采頗相酬答迨其秉

政以後即惡其怙權病國不復相聞凡舊時倡和亦悉削其稿故全集十卷無一字與嵩相關其植品之高迥出流輩是以詩格孤秀肖其爲人其所樹立又不在區區文字間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雲村集

臣等謹案雲村集十四卷明許相卿撰相卿字台仲海寧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兵科給事中引疾歸閒居四十年累徵不起是集爲相卿所自定簡擇頗精詩多近體然五言有唐調七言出入于陳師道陳與義間亦綽有舊格章疏詞旨切直雜文體裁雅潔類多有道之言無明季士大夫求名若渴之習蓋篤實君子也其歸田後與王子揚書稱時慮更切不敢以歸爲幸乃今傳聞日駭事勢日危日夕念北如昔之思南其惓惓君國之意視所謂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山者所見相去遠矣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小山類稿

臣等謹案小山類稿二十卷明張岳撰岳字惟喬惠安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
刑部侍郎掌都察院事復出總督湖廣四川貴州卒謚襄惠事蹟具明史本傳
岳初授行人即以疏諫南巡廷杖調南京國子監學正嘉靖初牽復原官又以
議禮忤張璁繼忤夏言忤嚴嵩父子而卒得以功名終若有天幸然其剛正之
操天下推之集中奏議分行人司稿廉州稿粵藩稿督撫鄖陽稿巡撫江西稿
督撫兩廣稿總督湖廣川貴稿皆據其歷官年月次第編類雖文義樸直而經
濟大業亦可據以考見又史稱岳博覽工文章經術湛深不喜王守仁學今觀
集中草堂學則及諸書牘內辨學之語大都推闡切至歸於篤實近理蓋有體
有用之言固與空談無根者異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夢澤集

臣等謹案夢澤集二十三卷明王廷陳撰廷陳字稚欽黃岡人正德丁丑進士
選庶吉士以言事廷杖出知裕州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廷陳與李維楨何景明

號海內三才子楚之言詩者莫不奉爲圭臬稱曰夢澤先生其集一刻於淮再
刻於蘇其從孫追淳知潁州時又校而刻之即此本也廷陳少年高第以才華
傲物故爲時輩所嫉坐致放廢終身至其詩意警語圓軒然出世可稱一時傑
作王世貞藝苑卮言稱其如良馬走坂美女舞竿五言尤自長城又稱王稚欽
吳明卿之五言律各極妙境專至而有餘而朱彝尊詩話則又謂其音高秋竹
色艷春蘭樂府古詩殊多精詣綜而論之其沈思雋調雖不及何景明之俊逸
風流而天骨縱橫固亦無愧才人之目矣若雜文則藻采太多未免掩其筋脈
而氣體疎宕要亦非後來摸擬者所可及爾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泰泉集

臣等謹案泰泉集十卷明黃佐撰佐字才伯香山人正德辛巳進士改庶吉士
授編修出爲江西廣西按察使僉事召入爲左司諫歷官至少詹事兼翰林學
士爲忌者所劾罷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事蹟具明史文苑傳佐少以奇雋

知名及官翰林明習掌故博綜今古于經濟理學尤爲究心嘗與王守仁辨知行合一之旨多所闡發生平著述至二百六十餘卷所撰如樂典革除遺事諸書今俱已別著于錄此集刻于嘉興乃其爲司成以前之所作也佐才力博贍西摛詞掞藻足以雄視一時海內亦奉爲壇坫嶺南自南園五子以後風雅中墜至佐始力爲提倡如梁有譽黎民表等皆其弟子廣中文學復盛論者稱佐有起衰救弊之功其詩吐屬沖和頗見研練朱彝尊謂其取材太陳故格雖聳高而氣少奔逸然在茶陵宗派消歇之餘七子議論方興之會獨能力追正始不失雅音猶爲不惑于岐趨者矣至其春夜大醉言志詩落句有云倦游卻憶少年事笑擁如花歌落梅此不過嘲風弄月之詞自註乃以欲盡理還爲喻強附道學實爲迂鑿無當王世貞謂此乃佐爲儒官講學恐人得而持之故有此語當得其情然究不免通人之蔽矣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甫田集

臣等謹案甫田集三十五卷附錄一卷明文徵明撰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號衡山長洲人以歲貢薦授翰林院待詔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所著詩集十五卷文集二十卷附錄行略一卷則其仲子嘉所述也徵明與唐寅沈周皆以書畫掩其文然寅詩纖巧周詩穎唐而徵明較爲雅飭故其詩稍顯於二人朱彝尊明詩綜錄徵明詩十五首其池上一篇集中所無靜志居詩話謂其畫必留題故集外流傳者多是編所載亦未必足盡其著作之全然其蕭疎淡遠韻致天成洵足撲去塵氣讀者猶可想見其高致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西村詩集

臣等謹案西村詩集二卷明朱朴撰朴字元素海鹽布衣當正德嘉靖間與文徵明孫一元相唱酬集爲其孫綵所裒刻分類編次近體格調清越超然出塵古詩差遜然亦不墮塵俗以其不爲王世貞等所延譽故名不甚顯集中篇什

少而能精非馳騖噭名者可比當日布衣工詩者若沈明臣王穉登王叔承諸人篇什非不繁富而筆力庸弱叢箐荒茅紛然彌望轉不若朴之修潔有致一邱一壑固亦時有秀句可采也其集於下卷內附入集句詩餘後又有補遺一卷許相卿爲之序亦頗見稱許云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天馬山房遺稿

臣等謹案天馬山房遺稿八卷明朱淵撰淵字必東號損巖莆田人嘉靖癸未進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會興國太后誕節詔命婦朝賀而慈壽太后誕節轉不令命婦朝賀淵上疏爭之廷杖放歸家居三十餘年留心民間利病如集中所載南洋水利之議山寇海寇之防皆損益時宜以告當事不必罷黜而膜視其詩文無事鉛華獨抒懷抱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稱其詩無俗韻誦之想見其人蓋自分永棄而能嗜學向道未嘗有窮鬱怨尤之語其清操介節亦一時之傑出者也彝尊又稱史未載全疏當刻以表章之然彝尊所錄尙非完本今

此集以此疏弁首獨爲一卷云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蘇門集

臣等謹案蘇門集八卷明高叔嗣撰叔嗣字子業號蘇門山人祥符人嘉靖癸未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歷官湖廣按察使叔嗣少受知于李夢陽弱冠登朝薛蕙一見歎服晚年自訂其詩文曰蘇門集陳束序而行之當正德嘉靖間夢陽以詩學倡導海內學者無不從風披靡叔嗣獨以清和婉約爲宗密詠恬吟自標新穎雖未嘗顯與夢陽樹幟而舉所爲拆洗含剝之病不啻一舉空之李開先謂何李雖似大家去唐卻遠蘇門雖云小就去唐卻近王世懋亦謂李何尙有廢興徐高必無絕響是當北地盛行之日而深識之士俱已信其必傳迄今繹誦遺篇其沖澹清腴實有不可名言之妙王世貞藝苑卮言評叔嗣詩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說者以爲善于形容馬之駿又舉羊孚所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四語爲其詩贊人亦許爲

篤論蓋當時作者如林而論風雅之正聲要當以叔嗣爲稱首固非沿流逐波者所得而比擬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愚谷集

臣等謹案愚谷集十卷明李舜臣撰舜臣字茂欽號愚谷又號未村居士樂安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卿是集詩四卷曰部署稿曰金陵稿曰江西稿曰歸田稿文六卷多手自編定而久未付梓此集乃康熙丙午所刊也詩格雅飭而頗窘於邊幅所長所短皆在於斯文古質而稍覺有意謹嚴或剝削太過王世禎雖以爲名手而有體製纖小之譏然於時北地信陽之學盛行於世方以鉤棘塗飾相高而舜臣獨以朴直存古法其序記多名論而西橋逸事狀一篇觸張璁桂萼之鋒直書不諱文出之日天下咋舌抑亦剛正之士矣據集所載諸序舜臣所著有易卦辱言詩序考毛詩出比禮經讀春秋左傳考例穀梁三例左傳讀古文考三經考籀文考六經直音諸書今皆未見然亦足見其文

之根柢也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尊巖集

臣等謹案尊巖集二十四卷明王慎中撰慎中字道思晉江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河南布政司參政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正嘉之際北地信陽聲華藉甚教天下無讀唐以後書然七子之學得於詩者較深得於文者頗淺故其詩能自成家而古文則鉤章棘句剽襲秦漢之面貌遂成僞體史稱慎中爲文初亦高談秦漢謂東京以下無可取已而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於曾鞏唐順之初不服其說久乃變而從之壯年廢棄益肆力于文演迤詳贍卓然成家與順之齊名天下稱之曰王唐李攀龍王世貞力排之卒不能掩也其詩則初爲藻艷之格歸田以後又雜入講學之語頽然自放亦與順之相似慎中集舊有玩芳堂摘稿尊巖家居諸刻率雜以少作是本乃隆慶辛未慎中子同康及增莊國禎稍爲芟削重鋟較爲精整惟簡端洪朝選序稱詩文

四十卷此本止二十五卷目錄卷數亦多改補未喻其故或刻成之後又爲簡
汰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陸子餘集

臣等謹案陸子餘集八卷明陸粲撰粲字子餘一字浚明長洲人讀書貞山人
稱貞山先生嘉靖丙戌進士由翰林改授工科給事中上書論時政下詔獄廷
杖又疏劾張璁桂萼謫都勦驛丞稍遷江西永新縣知縣尋乞終養致仕粲詳
於經史訓詁尤熟當代掌故受業於王鑒傳其文法徐時行稱其出入左氏遷
固無論魏晉彭年以爲專法馬班雄深雅健東漢諸家所不及俱推許太過惟
黃宗羲云貞山文秀美平順不起波瀾得之王文恪居多乃歐陽氏之支流斯
爲能得其實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念菴文集

臣等謹案念菴文集二十二卷明羅洪先撰洪先有冬遊記已著錄洪先不及

見王守仁而受學於其鄉人李中中之學出於楊珠故其說仍以良知爲宗後作守仁年譜乃自稱曰門人不免講學家門戶之習其學惟靜觀本體亦究不免於入禪然人品高潔嚴嵩欲薦之而不得則可謂鳳翔千仞者矣其集初刻於撫州再刻於應天最後諸門人編爲此本而門人胡直序之稱其學凡三變文亦因之初效李夢陽既而厭之乃從唐順之等相講磨晚乃自行己意其答友人書取譬於水謂古之人有能者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爲波濤湍瀾之致不可得斯亦可謂有見之言也此本爲雍正癸卯其六世孫繼洪等重刻洪先之裔乃名繼洪理不可曉豈誤解不逮事則不諱耶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皇甫司勳集

臣等謹案皇甫司勳集六十卷明皇甫汸撰汸有百泉子緒論已著錄其詩文有政學還山奉使寓黃家居南都禪棲澧州栝州南中山居副京來鳧司勳北

征南署赴京浩歌亭安雅齋諸集晚年手自刪削定爲賦一卷詩三十二卷雜文二十七卷冠以原序一篇其諸集之名仍分注各卷之末朱彝尊靜居志詩話稱汎集六十卷即此本也楚音又一變爲江左之音又一變爲燕趙之音又一變爲蜀音縷舉其師友淵源甚詳今統觀所存古體源出三謝近體源出中唐雖乏深湛之思而雅飭雍容風標日異在明中葉不失爲第二流人馮時可雨航雜錄云皇甫百泉與王弇州名相埒時人謂百泉如齊魯變可至道弇州如秦楚強遂稱王王士禎香祖筆記以時可所記爲確論云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楊忠介集

臣等謹案楊忠介集十三卷明楊爵撰爵有周易辨錄已著錄是編第一卷爲奏議二卷爲序碑記三卷爲傳四卷爲書五卷爲家書六卷爲語錄七卷爲祭文誌銘雜錄八卷至十三卷爲詩附錄五卷則後人所編輯也世宗時齋醮方

興士大夫率以青詞取媚而爵獨據理直諫如所陳時雪之不可以爲瑞左道
之不可以惑衆詞極剴切下獄以後猶疏諫以冀一悟其忠愛憐惻至今如見
家書二十五則諄諄以忠孝勗其子孫未嘗一言及私語錄不爲高論而篤實
明白皆粹然儒者之言案爵與羅洪先錢德洪諸人遊以講學相勗然德洪等
源出姚江務闡良知之說爵則以躬行實踐爲先關西道學之傳爵實開之迹
其生平可謂不負所學者所作詩文大都直抒胸臆雖似傷平易然有本之言
不由雕繪其可傳者正不在詞采間矣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荆川集

臣等謹案荆川集十二卷明唐順之撰順之字應德一字義修武進人嘉靖己
丑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淮陽天啟中追謚襄文事蹟具明史本傳順之
學問淵博自天文地理樂律兵法以至句股壬奇之術無所不通晚而受任禦
倭勤事以死可謂有志於功業者所爲文汪洋浩瀚議論醇實多有體有用之

言詩律亦皆清整典麗始與晉江王慎中論文不合後乃舍所學而從之集中
與慎中書云近來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捨四十年前見解種種抹殺始得
見些影子其語雖涉講學人習氣然晚年得力之處亦槩可見矣集爲無錫安
如石所編刻而慎中序之傾許甚至今所傳本則嘉靖癸丑衢州葉氏所重刻
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皇甫少玄集

臣等謹案皇甫少玄集三十六卷明皇甫涍撰涍字子安長洲人嘉靖壬辰進
士除工部主事官至浙江按察司僉事是集凡詩文二十六卷外集十卷其古
文非所刻意亦不擅場詩憲章漢魏取材六朝古體多於近體五言多於七言
其持論謂王宋反元習之靡而不能不病於聲李何矯一時之弊而不能不泥
其迹可謂篤論然其鑒李何之弊則云詩可無用少陵取法迪功則云詩可無
用近體又云七言易弱恐降格爲錢劉亦類於懲羹吹蘿者矣至其婉麗之詞

綿邈之神以之驂駕昌穀蘇門之間則固無愧色云乾隆四十七年八月恭校

上

瑤石山人詩稿

臣等謹案瑤石山人詩稿十六卷明黎民表撰民表字維敬從化人嘉靖甲午舉人授翰林院孔目遷吏部司務以能文用爲制勅房中書後加官至參議明史文苑傳附見黃佐傳中史稱佐弟子多以行業自飭而梁有譽歐大任及民表詩名最著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民表詩讀之似質悶而實沈著堅韌王世貞所取續五子無愧大小雅材者僅此一人是集前有萬歷戊子陳文燭序稱民表請老以歸話別三山曾序其詩鎮江鍾太守刻焉又稱民表已下世其子吏部郎君華夏刻此集復屬以序蓋民表詩凡再刻也其初刻今未見此刻冠以賦三首餘皆古近體詩雖錯采鏤金而風骨典重無綺靡塗飾之習蓋與太倉歷下同源而派則稍異焉故雖與王道行石星朱多煃趙用賢同列爲續五

子而終非四人所可及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止山集

臣等謹案止山全集二十卷明邱雲霄撰雲霄字凌漢號止山崇安人由貢生官至柳城縣知縣是編凡分四集南行集四卷蓋自崇安至省會之作分建安延津晉安三稿東遊集二卷蓋遊括蒼之作故二卷皆題曰括蒼稿北觀集四卷乃其入京所作自南遊北故有楚稿越稿吳稿宋稿魯稿齊稿燕稿之分以上三集皆詩而無文獨山中集有詩四卷又有文六卷皆居武夷止止齋時所作也四集惟南行集編次最早首有豐熙序云邱子年方富而引志在遠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當數十年後乃可論定大抵係其初作故熙云然熙之序嘉靖十三年甲午也東遊集無序不知何時所編北觀山中二集序皆題曰嘉靖丁未則最後矣朱彝尊明詩綜引徐夢陽評稱其詩雅澹勁古景眞情得今讀之信然要之不肯蹈襲前人異乎七子之派者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洞麓堂集

臣等謹案洞麓堂集十卷明尹臺撰臺字崇基號舊山永新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尙書明詩綜稱其有洞山集此作洞麓堂集考集首鄒元標序稱洞麓堂稿大宗伯洞山尹公所撰去公家里許有奇洞峯巒卓詭遂以名堂且名其稿然則洞山其所居地名洞麓則其堂名實一集也臺以護持楊繼盛一事爲清議所歸集中如與羅念菴書謂近世宗良知家者心說沸揚只緣金谿錯認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一語又極論卽心卽理之非謂卽實有所得亦只此心靈覺之妙蓋非所見之理釋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陸氏之學大率類是又謂程子之徒當時且有失傳如呂氏游氏寢入禪學朱子沒後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再傳盡失其旨如何王金許皆潛畔師說不止草廬一人其攻擊姚江之學甚力亦可謂屹然不移集中有祭陸東湖文一首推其望重朝廷功盛社稷云云東湖陸炳號也炳名列明史佞倖傳中與臺殊非氣類考史稱炳歲

入不貲待權要周旋善類亦無所吝世宗數起大獄炳多所保全折節士大夫未嘗構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稱之者臺之假借或以是故歟君子論公義不論私交究不免爲白璧之瑕也集凡文六卷詩四卷元標序稱其詩數百首力推唐雅制疏書序記銘狀表數百篇出入漢宋闡繹名理不屑綺語雖鄉曲之詞例皆溢美今校其所作尙不盡誣云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張莊僖文集

臣等謹案張莊僖文集五卷明張永明撰永明字鍾誠烏程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刑部尙書改左都御史卒謚莊僖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原本分六集以禮樂射御書數爲目禮集爲誥命祭文贊誄碑誌之類樂集射集皆南垣諫草其爲南京給事中時所作御集書集爲中州疏略及部院彈奏事數集爲家訓語錄雜著詩文而附以外紀二篇其編次標目皆爲庸陋今刪去禮集編爲五卷其文平實質朴不尙雕華而多有用之言其爲給事中時劾嚴嵩交通郭勛

朋比漁利聞者震悚爲河南巡撫時伊王典橫肆虐一方勢橫甚所司稍撓之輒中以酖莫敢誰何永明亦抗疏劾奏卒伸國法其氣節有足多者則發爲文章固與無物之言異矣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具茨集

臣等謹案具茨集詩五卷補遺一卷文八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遺稿一卷明王立道撰立道字懋中無錫人嘉靖乙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其詩雖微嫌婉弱而冲容淡宕不爲奇險之語猶有中唐錢劉之遺文則縱橫自喜頗於眉山爲近其論文書有云兵無常形以正勝者什九文無常體以奇善者什一盤誥之文則六經之什一耳效而似者猶未可爲常而況其萬不類也哉其言深中當時北地諸人摹倣周秦之弊即其所爲文可識矣原目列詩五卷文集七卷附錄一卷今詩集之末復載補遺附錄二十餘首文集七卷之後亦增論表等十餘篇爲一卷載於附錄之前而附錄後又別載遺稿一卷蓋其後人掇拾續

刊零星增入故書與目不相應耳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青霞集

臣等謹案青霞集十一卷年譜一卷明沈鍊撰鍊字純甫會稽人嘉靖十七年進士除溧陽知縣後官錦衣衛經歷疏論邊事並劾嚴嵩廷杖謫戍復爲嵩黨路楷構入蔚州妖人閻浩案中棄市天下冤之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萬歷中追謚忠愍是編本十六卷前爲詩文後附年譜事紀祠集鍊子襄有刻集紀原言方鍊被禍時籍其家燬其著述又榜禁毋許藏匿副本是編蓋襄所口誦而心記者然僅什之一二後得武崇文所藏本始編次成集其文章勁健有氣詩亦鬱勃磊落肖其爲人以詞藻論雖不及鈴山堂之工然嵩集至使天下不欲讀當時爲作集序者如湛若水崔銑諸人至以爲文章之玷而誦鍊集者至今肅然起敬此則流芳遺臭視其自爲人心是非之公有不知然而者矣今錄其原集十一卷而以年譜一卷附之至鍊之事迹彰彰史冊日月爭光不假後人

之表章其事紀祠集所載贊頌諸作則概從刪蘿焉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

上

滄溟集

臣等謹案滄溟集三十卷附錄一卷明李攀龍撰攀龍字子鱗歷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是集凡詩十四卷文十六卷附錄誌傳表誄之文一卷明代文章初以春容典雅爲宗久之漸流爲庸熟正德間李夢陽崛起北地倡爲復古之學戒天下無讀唐以後書風氣爲之一變攀龍引其緒而暢闡之殷士儋誌其墓稱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以下若爲其毫素汚者輒不忍爲故所作一字一句摹擬古人與太倉王世貞遞相倡和傾動一世舉以爲班馬李杜復生於明至萬歷間公安袁宏道兄弟始以贊古詆之天啟中臨川艾南英排之尤力今觀其集古樂府割剝字句誠不免剽竊之譏諸體亦亮節較多微情差少雜文亦故詰屈其詞塗飾其字誠不免如諸家所譏然攀龍資地本

高記誦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轢一時亦有不可磨滅者汰其膚廓擷其英華固亦豪傑之士譽者過情毀者亦或太甚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山海漫談

臣等謹案山海漫談五卷明任環撰環字應乾號復菴長治人嘉靖甲辰進士歷知廣平沙河滑縣遷蘇州同知以禦倭功擢按察司僉事整飭蘇松二府兵備道山東右參政事蹟詳明史本傳是集爲乾隆丁丑其鄉人庾璵所刻凡文二卷詩詞一卷其後兩卷則所附諭祭文本傳墓誌及諸家題詠詩文也環禦倭頗著奇蹟當時皆以爲賞薄不足酬勞其遺集久散佚其子孫搜求輯錄所得不及十之一仍名曰山海漫談從其初也其文既得諸殘燬之餘故有見即收不暇銓擇多潦草應酬之作然就其存者論之古文皆嶄嶄有筆力且高簡有法度其中如蘇門雙節記重修文廟祭器記啟明山先生書雖不免參雜俗格至於送蕭西泉朱蒲西二序德風亭滑縣行館二記與王南崖答王東臺二

書皆絕非明人文集以時文爲古文者雖置之作者間可也詩如槎泛星河秋作客劍橫滄海夜談兵之類亦間有可觀而冗俗者多則其後人編次失于刪汰之過也然環之爲人無愧忠孝亦不必以韻語繩之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楊忠愍集

臣等謹案楊忠愍集三卷附錄一卷明楊繼盛撰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兵部武選司員外郎以疏劾嚴嵩被陷死事迹具明史本傳繼盛生平以經濟氣節自許不屑屑文字間後人重其人品掇拾成編仰蒙世祖章皇帝御製表忠錄序文嘉其忠盡一經褒予曠世猶生故雖朽蠹陳編彌深寶惜此本乃康熙間蕭山章鈺所校凡奏疏一卷雜文一卷詩一卷而行狀碑記別爲一卷附焉繼盛頗究心樂律嘗從韓邦奇學其所自記夜夢虞舜一事頗涉怪異然繼盛非妄語者蓋覃思之極緣心構象世說載衛玠以夢

問樂廣廣云是想管子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固亦理所當有耳乾隆四
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弇州四部稿

臣等謹案弇州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七卷明王世貞撰世貞弇州
外集觚不觚錄諸書已著錄史部中此乃所著別集其曰四部者賦部詩部文
部說部也正稿說部凡七種曰劄記內篇曰劄記外篇曰左逸曰短長曰藝苑
卮言曰卮言附錄曰宛委餘編續稿則但有賦詩文三部而無說部世貞與李
攀龍齊名而才實過之當時婁東歷下狎主文盟奉之者爲玉律金科詆之者
爲塵羹土飯盛衰遞易毀譽迭興藝苑紛呶終無定說要之世貞初時議論太
高聲名太早盛氣坌涌不暇深自檢點致重貽海內口實逮時移論定向之力
矯其弊以變爲纖仄破碎之習者久已爲衆所唾棄而學者論讀書種子究不
能不心折弇州是其才雖足以自累而其所以不可磨滅者亦即在此四部

正稿爲世貞撫鄖陽時所刊續稿則世貞乞休後手裒晚歲之作以付其少子
駿者至崇禎間駿始刊錄以行世云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讀書後

臣等謹案讀書後八卷明王世貞撰世貞有四部稿別著錄此書初止四卷爲
世貞四部稿及續稿所未載遂至散佚其姪士騏得殘本于賣餳者乃錄而刊
之名曰附集後吳江許恭又採四部稿中書後之文爲一卷續稿中讀佛經之
文爲一卷讀道經之文爲二卷併爲八卷重刊之而陳繼儒爲之序稱其如呂
氏讀書記晁氏讀書志呂氏讀書記今未見其本不知繼儒何所據亦不知呂
氏爲誰若晁公武讀書志則每書詳其卷數撰人源流本末世貞此書則九十
五篇之中爲跋尾者四十二爲史論者五十三而四十二篇之中又皆議論之
文無考證之語與晁氏書南轅北轍繼儒殆未見郡齋讀書志而偶聞其名以
意揣之料其亦如此書之跋尾耳然則所謂呂氏讀書記者毋乃以呂祖謙讀

詩記貞德秀讀書記不加考訂誤合爲一歟世傳世貞初不喜蘇文晚乃嗜之臨沒之時牀頭尙有蘇文一部今觀是編往往與蘇軾辨難而其文反覆條暢亦皆類軾無復摹秦仿漢之習其跋李東陽樂府與歸有光集心平氣和亦與其平生持論不同世貞嘗爲有光像贊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自傷其深自悔責與此書合然則此書爲晚年進境以少許勝多多矣其第五卷爲四部稿中題跋二十五篇其中如讀亢倉子不知爲王士元作則未考孟浩然集序讀三墳以爲劉炫作則未考隋書經籍志讀元命苞一篇所言皆衛嵩之元包尤爲荒謬則猶早年盛氣不及檢校之作也續稿讀佛經九篇讀道經十八篇頗多考證又別爲一格然此類荒誕之談原可不辨而自明又未免弊精神於無用耳是編雖雜論古書而究爲雜著非目錄之比無類可附姑仍著錄於集部焉乾隆四十七年四月

恭校上

方麓集

臣等謹案方麓集十六卷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記已著錄其集凡有二本一爲文九卷老子解一卷詩一卷一卽此本凡詩文十四卷又戊申筆記一卷紫薇堂劄記一卷較初本頗爲完備樵研思著述於易書春秋及四書皆有解詁江南通志稱其性素簡默至談經則娓娓不倦故文章具有根柢又通志述樵之言曰士大夫以留心案牘爲俗吏文墨詩酒爲風雅夫飽食官祿受成吏胥謂之風雅可乎故其文章頗切實際非模山範水嘲風弄月之詞其詩雖不能自闢門徑而冲和恬澹要亦不失雅音蓋當七子爭馳之日猶能守成弘先正之典型焉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存家詩稿

臣等謹案存家詩稿八卷明楊巍撰巍字伯謙號夢山海豐人嘉靖丁未進士累官吏部尙書贈少保巍剔歷中外居官有能聲自跋稱幼習舉子業不知詩

至嘉靖乙卯外補晉臬提學曹忭始導之爲詩歸田後與山人呂時臣相倡和得詩六百餘篇屬邢侗鄒觀光評隲而存之蓋其中歲學詩與唐高適事頗相類而天分超卓自然拔俗故能不染埃壘獨發清聲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五言簡古得陶體爲明人所少又舉其前年視我山中病落日獨騎驄馬來記得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共銜杯一絕蓋其神韻清雋與士禎論詩宗旨相近故尤賞之然其他高曠簡古之作尙復不少固與當時嘈雜之音相去遠矣士禎嘗選訂其詩爲三卷屬謝重輝刻之今未見此即鄒觀光刪定之本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海壑吟稿

臣等謹案海壑吟稿十一卷明趙完璧撰完璧字全卿號雲壑晚號海壑膠州人由歲貢生官至鞏昌府通判是集詩五卷文五卷其第一卷爲目錄入之卷數蓋唐以前例經典釋文尙然也王三錫序其詩集謂嘉靖間筮宦司城抗職

忤權奸與楊椒山公同厄案集中北司獄中七言律二首序云嘉靖甲寅秋曹
檄捕豪校某因獲罪東湖翁劾執坐死賴元老科臺之力僅復瓦全云云東湖
者陸炳別號也時炳爲錦衣衛都督與嚴嵩表裏爲姦其勢張甚完璧以指揮
末秩能與之抗其獄中與繼盛倡和諸詩有辛苦不妨淹日月授書喜有漢良
臣等句繼盛死西市完璧作楊烈婦詞以哀之有小雅怨誹之遺可謂志節之
士矣其詩多觸事起興吐屬天然絕無叫囂怒張之態亦與有明末造矯激取
名者有殊徒以名位未高史不立傳遂幾乎湮沒不彰僅賴此集之存猶得略
見其始末亦足見正直之氣有不得而銷蝕者矣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

上

伐檀集

臣等謹案伐檀集十二卷明張元凱撰元凱字左虞吳縣人以世職爲蘇州衛
指揮再督漕北上自免歸少受毛氏詩折節讀書寄情詩酒王世貞常序其詩

比之于沈慶之曹景宗及元凱歿後世貞曝書得其行卷自歎知之未盡復作詩以醉之今並載四部稿中其詩大抵推陳出新不襲窠臼而風骨遒上伉壯自喜每淵淵有金石聲所作西苑宮詞靜志居詩話謂其高出世貞之上他如北游諸律亦多不失矩矯蓋其才華本富又脫屣名利胸次曠夷故當瑊瑊歷下之派盛行而能不囿于風氣宜世貞之心折不置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備忘集

臣等謹案備忘集十卷明海瑞撰瑞有元祐黨人碑考已著錄明史藝文志載海瑞文集七卷國朝廣東鹽運使故城賈棠與邱濬集合刻者止六卷是編載瑞所行條式申參之文較爲全備乃康熙中瑞六代孫廷芳重編原跋云共一十二卷分爲十冊今考此本冊數與跋相合然每冊止一卷實止十卷較原跋尙闕二卷未喻其故也瑞生平學問以剛爲主故自號剛峯其入都會試時

即上平黎疏爲戶部主事時上治安疏懇直無隱觸世宗怒下詔獄然世宗復閱其疏亦感動太息至擬之于比干後巡撫應天銳意興革裁抑豪強惟以利民除害爲事而矯枉過直或不免一偏如集中畢戰問井地論力以井田爲可行謂天下治安必由于此蓋但觀明代隱匿兼并之弊激爲此說而不自知其不可通然其孤忠介節實人所難能故平日雖不以文名而所作勁氣直達偏侃而談有凜然不可犯之槩當嘉隆間士風頹茶之際切墨引繩振頑醒聩亦救時之藥石滌穢解結非大黃芒硝不能取效未可以其峻利疑也乾隆四十七年八月恭校上

石洞集

臣等謹案石洞集十八卷明葉春及撰春及字化甫歸善人嘉靖壬子舉人官至戶部郎中事迹附見明史艾穆傳是編首載應詔書五篇共二卷史所謂授福清教諭上書陳時政纏纏三萬言者是也次載惠安政書十二篇其官惠安

知縣時作共五卷次公牘二卷次志論二卷爲所修縣志之論用鄂州小集例
也次詩二卷其第十九卷目錄作崇文權書而註一缺字其曾孫綸跋語謂此
書奉旨所刊板藏部署不得而見蓋有錄無書者也春及爲賓州知州嘗舉以自代所著政書并
爲當時第一艾穆官四川巡撫時春及爲賓州知州嘗舉以自代所著政書并
然有條朱彝尊稱其詩宗杜陵不落程邵門戶故音節亦殊清亮文章差近平
直而亦明暢惟作令時符帖具載不遺頗傷叢碎耳至其在郎署時因遣使至
日本遂上言請多方購求古文尙書是又誤信歐陽修日本刀歌不核事實者
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宗子相集

臣等謹案宗子相集十五卷明宗臣撰臣字子相揚州興化人嘉靖癸丑進士
除刑部主事移文選進稽勳員外郎以贈楊繼盛忤嚴嵩出爲福建參議遷提
學副使卒於官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朱彝尊明詩綜稱臣所著有方城集而此

本實題宗子相集其卷目與明史藝文志相合王世貞誌臣墓稱其寢療疾亟
門人稍次生平著述凡十餘卷梓之則其集乃臣未歿時所訂定也臣嘗與吳
國倫論詩不勝歸而精思日夕卒能卓然成家爲嘉靖七子之一其詩跌宕俊
逸天趣橫溢頗能取法青蓮而意境未深間流淺俗朱彝尊謂使其不遇王李
充之不難與昌穀蘇門伯仲自入七子之社漸染習氣日以窘弱最可惋惜所
言誠切中其病然其才質婉秀無叫囂剽擬之弊要自能不落塵障者至其在
閩中禦倭有方略作西門西征諸記深中時弊尤不僅以文詞見長惟簡苟諸
篇體近纖仄未免尙沿時派耳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衡廬精舍藏稿

臣等謹案衡廬精舍藏稿三十卷續稿十一卷明胡直撰直字正甫泰和人嘉
靖丙辰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是集爲其門人郭子章所刻凡賦一卷樂府一
卷古近體詩五卷文十九卷雜著四卷又續集詩賦一卷文十卷不知何人所

編卷首盛才賦下注少作二字殆其後人取初集簡汰之餘合以晚年未刻之作裒爲一帙也直家泰和西距衡山不千里北距廬山不千里故取二山之名其書室因以名集直初從歐陽德游後又從羅洪先游其學一以姚江爲宗故所作胡子衡齊八卷大抵闡明心學然明儒學案稱其少駘宕好攻古文詞年二十六始講學故其文章頗雅健有格無鈔撮語錄之習又其宗旨謂釋氏主於出世故其學在於明心明心則雖超乎天地萬物而終歸於無儒者主於經世故其學在於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而常處於有故其文章亦頗篤實近理未至王學末流之誕放至於雜著諸篇如設罝獵人之類詆謨薄俗未免少傷忠厚直初見歐陽德時德病其疾惡太嚴一切憤憤不平謂其先失仁體殆亦其夙見未忘故嬉笑怒罵不覺言之過當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薛荔園詩集

臣等謹案薛荔園詩集四卷明余翔撰翔字宗漢號鳳臺莆田人嘉靖戊午舉

人官全椒縣知縣與巡按御史抵牾投劾棄官去放遊山水以終其詩以雄麗
高峭爲宗聲調氣格頗近七子故王世貞贈詩云十八娘紅產荔支礪房舌嫩
比西施更教何物誇三絕爲有余郎七字詩屠隆作傳亦稱閩產足珍貴者不
獨荔支西施舌蓋即指此然人品頗高故詩有清致不全爲七子之膚廓未可
全斥之也傳稱所著有薛荔園詩余宗漢稿遊梁新編金陵記遊文考翔遊蹤
所經至大梁金陵爲最後今集中俱已載及則合而編之仍以薛荔園詩名也
明詩綜不著其名殆僅存鈔本流傳尙少歟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鯤溟詩集

臣等謹案鯤溟詩集四卷明郭諫臣撰諫臣字子忠長洲人嘉靖壬戌進士官
至江西參政初爲袁州推官時憤嚴氏亂政乃密稽嚴世蕃奸逆不道事因御
史林潤上之世蕃遂伏法及轉吏部主事遷員外郎數上書論列時事語多切
直又與張居正忤乃有江西之命甫三月即自劾歸其生平抗直不愧其名與

字而其詩乃婉約閒雅有范成大陸游之遺雖十首以外不免語意略同如高仲武之論劉長卿者然當太倉歷城主持壇坫之時能毅然不隨風氣而轉亦足見其孤介矣是集爲其子元望所編凡詩六百七十一首又附奏疏二篇集中無與王世貞唱和詩故世貞作序謂交久而幾失之復稱其詞咸調暢清麗句穩而字安不露蹊徑而近體尤渢渢可詠蓋亦重其爲人不以門戶之異爲嫌也世貞謂其詩可千餘首此集不知誰所刊定其亦出世貞之手歟初刻于萬歷中此本爲其五世孫鸞重刻而陳鵬年爲之序云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亦玉堂稿

臣等謹案亦玉堂稿十卷明沈鯉撰鯉字仲化商邱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端事蹟具明史本傳所著亦玉堂稿十卷續稿八卷明末板燬不存至康熙庚午劉榛復裒輯殘闕彙爲十卷而重刻之

集中有文無詩蓋亦非原稿之舊矣鯉在神宗時立朝侃直稱爲名臣晚入政府與沈一貫不合借妖書事以傾之幾至不免蓋亦確然能守正不屈者雖不宰當主昏政敝之際爲姦邪所掣肘不獲盡究其用而如諫止礦稅一節其有功於民生者甚大他若議復建文年號改景帝實錄停取麒麟請並封恭妃請宥議禮諸臣以及正文體阻秦王服內諸封請寬詔獄諸事皆關朝廷大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甚至於封還成命不憚再三削牘以冀悟主聰懇款惻怛之誠至今猶可想見其人其事皆有足傳固不必論其文之工拙已亦玉者鯉嘗爲翰林掌院學士歸里後構此堂以誌榮遇并以名其集云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溫恭毅集

臣等謹案溫恭毅集三十卷明溫純撰純字希文三原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贈少保謚恭毅事蹟具明史本傳純在隆萬之際正色立朝初忤張

居正罷官再起又與中使爭礦稅卒以忤沈一貫致仕可謂毅然自立不負君國雖阨於羣小無一日安於其位而日久論定究稱名臣其奏疏皆切中情事字句或失之太質而明白曉暢易於觀覽蓋期於指陳利弊初不以文字爲工其他序記銘傳諸體則多雅飭可誦詩凡八卷大抵沿溯七子之派而稍失之麤尺牘五卷亦多闢時政末一卷爲理學六十一則皆論學語錄大旨以程朱爲本不宗姚江而亦不甚斥姚江蓋純一生惟以國是爲己任所爭者不在此也言以人重是集之謂歟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震川集

臣等謹案震川集三十卷別集十卷明歸有光撰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寺丞是編爲其曾孫莊所訂首經解終祭文凡二十四體別集首論策終古今體詩凡十有一體初太倉王世貞傳北地信陽之說以秦漢之文倡率天下無不靡然從風相與剽剟古人求附壇坫有光獨抱唐宋諸

家遺集與二三弟子講授於荒江老屋之間毅然與之抗衡至詆世貞爲庸妄
巨子世貞初亦牴牾於晚年乃始心折故其題有光遺像贊曰風行水上渙爲
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自傷蓋所持者
正雖以世貞之高名盛氣終無以奪之自明季以來學者知由韓柳歐蘇沿洄
以溯秦漢者有光實有力焉不但以制藝雄一代也文集舊本有二一爲其族
弟道傳所刻凡二十卷爲常熟本一爲其子子祐子寧所刻凡三十二卷爲崑
山本去取多不同而常熟本尤爲舛漏莊以家藏鈔本互相校勘又補入未刻
之文彙爲全集刻於國朝康熙間前有王崇簡徐乾學二序莊自作凡例極
言舊刻本之譌詆斥不遺餘力然考汪琬堯峯文集有與莊書二篇又反覆論
其改竄之非至著爲歸文辨誣以攻之是莊所輯亦未爲盡善也然舊本多漏
略得莊掇拾散佚差爲完備既別無善本今亦從而錄之有光詩格殊不見長
汪琬乃爲作箋註王士禎頗以爲譏今未見傳本殆當時衆論不與卽格不行

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四溟集

臣等謹案四溟集十卷明謝榛撰榛字茂秦臨清人年十六作樂府商調少年
爭歌之已而折節讀書刻意爲歌詩西游彰德爲趙康王所賓禮李攀龍王世
貞輩結詩社推榛爲長及攀龍名盛榛與之持論相失頗相刻責攀龍輩遂力
爲排擠削其名於七子五子之列然當結社之始尙論有唐諸家定稱詩三要
皆自榛發之諸人實心師其言也榛名譽日廣秦晉諸藩爭延致之大河南北
稱爲謝榛先生其所作詩篇諸家議論不一要不失爲作者七子交口詆訶乃
明人標榜習氣不足以爲榛病也是編刻於萬歷壬子知臨清州事盛以進得
趙藩本重爲補訂又以榛所撰詩家直說二卷附於卷首案榛詩足以傳而論
詩之語則多迂謬今惟錄此集其詩家直說則別存目於詩文評焉乾隆四十

七年三月恭校上

蠻蠻集

臣等謹案蠻蠻集五卷明廬柟撰柟字少楩濬縣人太學生負才忤縣令令誣以殺人榜掠論死淹繫數年臨清謝榛走京師爲稱冤適縣令已罷平湖陸光祖代之乃平反其獄得不死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集爲嘉靖癸卯柟所自編凡雜文二卷賦一卷詩二卷時人稱蠻蠻者醯鷄也取其潔於自奉介於自守不如蚊蚋之侵穢彊噉又以事繫獄類蠻蠻之阨燕吭櫂蛛網振其音而暗暗者故以名集史稱其騷賦最爲王世貞所稱詩亦豪放如其爲人今觀其集雖生當嘉隆之間王李之焰方熾而一意往還眞氣坌涌絕不染鉤棘塗飾之習蓋其人光明磊落藐玩一時不與七子爭聲名故亦不隨七子學步趨然而榛救之世貞稱之柟反以是重於世亦可謂毅然自立無所依附者矣乾隆四十

七年四月恭校上

少室山房集

臣等謹案少室山房集一百二十卷明胡應麟撰應麟字元瑞更字明瑞蘭溪人萬歷丙子舉人常與李攀龍王世貞輩游其所作詩藪類皆附台世貞藝苑卮言後之詆七子者遂并應麟而斥之然其詩文筆力鴻鬯又佐以雄博之才亦頗縱橫變化而不盡爲風氣所固當嘉隆之季學者惟以模仿剽竊爲事而空疎弇陋皆所不免應麟獨能根柢羣籍發爲文章雖頗傷冗雜而記誦淹博實亦一時之翹楚矣是編前有王世貞所撰石羊生傳稱應麟有寓燕還越計偕巖栖臥游抱膝三洞兩都蘭陰崎園諸集凡二十餘卷朱彝尊明詩綜內別載邯鄲華陽養疴婁江白榆湖上青霞等集而無三洞崎園之名蓋應麟在日諸集皆隨作隨刻別本單行世貞彝尊各據所見故名有異同此集爲萬歷戊午歙人江湛然通判金華時所刊乃其合編之本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

上

穀城山館詩集

臣等謹案穀城山館詩集二十卷明于慎行撰慎行字可遠更字無垢東阿人
隆慶戊辰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謚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慎行爲詩格律和
平詞旨宏麗一時推爲鉅手其論古樂府曰唐人不爲古樂府是知古樂府也
不效其體而時假其名以達所欲言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摹以追遺響

則唐人所吐棄矣其論五言古詩曰魏晉之于五言豈非神化學之則迂矣何
者意象空洞樸而不敢矯軌塗整嚴制而不敢騁少則難變多則易窮若原本
性靈窮極物態洪纖明滅畢究精蘊唐豈無五言詩哉觀其持論生平宗旨之
正可以槩見慎行生萬歷之世又爲歷下鄉人乃能不受籠罩自成一家而亦
不同竟陵公安之學逞聰明而偭古法亦可云屹然中立者矣乾隆四十七年

三月恭校上

宗伯集

臣等謹案宗伯集十卷明孫繼皋撰繼皋字以德無錫人萬歷甲戌進士第一

人歷官至吏部侍郎當陳太后梓宮發引時神宗稱疾不肯送繼皋疏爭忤旨及三殿災大臣自陳皆慰留獨繼皋致仕去後追贈禮部尙書此編題曰宗伯集從所贈官也凡雜文九卷詩一卷第二卷末有其子源文跋語稱其父生平不敢自居于名以故諫草都焚篋中祇存辭疏十八又求得其三其留中者無從覓稿即其他著述亦多不存今所刻碑銘誌傳之文皆源文雜得之其子若孫暨朽縑敗扇與行于世者云云故集中所錄多應制及酬贈之作然當繼皋之時士習佻而文體亦弊七子之風未艾三袁之焰方新或棘句鉤章或矜奇弔詭操觚者出此入彼大抵隨波而靡繼皋獨雍容恬雅有承平臺閣之遺風亦可謂不移於俗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臨皋文集

臣等謹案臨皋文集四卷明楊寅秋撰寅秋字義叔號臨皋廬陵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廣西左江兵備道副使其爲貴州參議平答干苗之亂遷雲南副使

討土夷曾應春斬之爲廣西副使克五山綏安南定府江並賜金加秩及征楊應龍命爲左監軍離安楊之黨卒平播州以病致仕歸其經濟有足取者其文章在當時不甚著名而爲楊士奇之孫故家典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故所作大抵和平典雅有明初前輩之風奏議尤委曲盡致其五山紀略平播條議等篇於邊略亦多裨益非徒託之空言者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淡然軒集

臣等謹案淡然軒集八卷明余繼登撰繼登字世用交河人萬歷丁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文恪是集分奏疏二卷序記三卷誌銘及雜文二卷詩一卷繼登卒後其友人馮琦始刊行之繼登當神宗朝以災異屢見上疏極陳一切誅求開採之害民者又請神宗躬郊廟冊元子停礦稅撤中使時將討播州楊應龍因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復上言近者天地人皆不和怨毒凝結臣子不能感動君父故天地人皆以非常之變警悟陛下不可恬不爲意云云語皆切

中時弊其疏具載此集中詩文則應酬之作未免失於刊削然大抵平正淳實無萬歷中佻薄之習亦尙不失典型也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涇皋藏稿

臣等謹案涇皋藏稿二十二卷明顧憲成撰憲成有小心齋劄記已著錄明末東林聲氣傾動四方君子小人互相搏擊置君國而爭門戶馴至于宗社淪胥猶蔓延詬爭而未已春秋責備賢者推原禍本不能不遺恨于清流憲成其始事者也考憲成與高攀龍初不過一二相聚講學以砥礪節槩爲事迨其後標榜日甚攀附漸多遂致流品混淆上者或不免于好名其下者遂至依託門牆假借羽翼用以快恩讐而爭進取非特不得比于宋之道學併不得希蹤于小漢之黨錮故論者謂攻東林者多小人而東林不必皆君子亦公評也足見聚徒立說其流弊不可勝窮非儒者闡修之正軌矣惟憲成持身端潔恬于名利且立朝大節多有可觀其論說亦頗醇正未嘗挾私見以亂是非尙非後來依

草附木者比故姑錄其集並論其末流之失以示炯戒焉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小辨齋偶存

臣等謹案小辨齋偶存八卷明顧允成撰允成字季時無錫人憲成弟也萬曆丙戌進士禮部主事謫光州州判事迹具明史本傳允成於癸未舉會試丙戌始殿試以對策攻嬖倖抑置末第今集中以是編爲冠次爲救海瑞疏次爲爭三王並封疏次爲代翟從先論救李材及擬上惟此四字編二疏沈思孝作允成墓誌稱其以論救趙南星謫官而集無此疏疑傳寫佚也次劄記次說義則允成自光州歸田後與憲成講學東林所作次爲書簡雜文次爲吾與吟則所作詩凡七十首末附事定錄三卷爲沈思孝所爲墓誌銘高存之所爲行狀及憲成所爲行述允成文皆論事講學之語書簡居十之九直抒胸臆不事修飾詩爲擊壤集派亦不入格然大節凜然其對策奏疏皆眞氣流溢發于忠愛之

誠其不朽千古者固在此不在彼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高子遺書

臣等謹案高子遺書十二卷附錄一卷年譜一卷明高攀龍撰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歷乙丑進士天啓中官至左都御史以劾崔呈秀削籍復遣緹騎往逮攀龍自沈池中死崇禎初贈兵部尙書謚忠憲事迹具明史本傳攀龍出趙南星之門與顧憲成爲友其學以格物爲先兼取朱陸兩家之長操履篤實粹然一出於正爲一時儒者之宗初自輯其語錄文章爲就正錄後其門人嘉善陳龍正編爲此集凡分十二類其講學之語類多切近精深闡發周至詩意冲澹文格清遒亦均無明末纖詭之習蓋其嚴氣正性流於既溢雖不事詞藻而眞朴之致絕無粉飾讀者可想見其立朝大節焉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

校上

少墟集

臣等謹案少墟集二十卷明馮從吾撰從吾有元儒考略已著錄其文集初刻
止于萬歷壬子此本乃其次子嘉年益以癸丑以後至天啟辛酉之作類敍重
刻蓋生平著作彙于此集其中講學之作主於明理論事之作主於達意不復
以辭采爲工然有物之言篤實明切雖字句間涉俚俗固不以弇陋譏也惟其
與朱童蒙爭論首善書院講學一疏稱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
又郭允厚郭興治等劾鄒元標從吾又上疏力爭稱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云云
其說頗爲固執維古極盛之治有皋夔稷契亦越小康之世有房杜王魏韓范
富歐陽豈嘗招百司執事環坐而談心性哉無故而舍其職司呼朋引類使其
中爲君子者授人以攻擊之間爲小人者借此爲攀附之途黨禍之興未必非
賢者開門而揖盜也至於謂宋之不競由禁講學尤爲牽合考宋之黨禁始於
寧宗慶元二年八月弛於嘉泰二年二月中間不過六七年耳至於寶慶以後
周程張邵並崇祀孔子廟庭紫陽東萊之流盡邀褒贈理宗得謚爲理實由於

此其時道學大盛者四五十年而宋乃亡焉史傳具存可以覆案安得以德祐之禍歸咎於慶元之禁乎從吾初爲御史拒絕閹人劾罷胡汝寧禁大計苞苴又上疏諫神宗不親政事幾遭危禍後廷議三案亦持正不阿卓然不愧爲名臣惟此兩疏意雖善而未計其流弊故附糾其失俾來者無惑焉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石隱園藏稿

臣等謹案石隱園藏稿八卷明畢自嚴撰自嚴字景曾淄川人萬歷壬辰進士官至戶部尙書事蹟具明史本傳方自嚴總國計時外則封疆已蹙而軍餉日增內則東林奄黨水火紛拏鬪然置社稷而爭門戶自嚴支柱其間有前後六年綜覈敏練爲天下所推孫廷銓爲作墓誌稱其有石隱藏稿八卷奏議一百三十六卷其奏議今未見獨此集存凡詩一卷文七卷前有高珩序稱其官戶部時於天下大計朗朗於胸屈指兵食款目如觀掌果軍興旁午中旨日數十

下即刻奏成手中不似後來者止署紙尾令司署具稿每入署輿後置書二寸
餘日晡事竣必讀書漏下數刻乃歸鄼侯劉晏遂抽蠶賈之筆實古來僅事又
稱其七言近體分滄溟華泉之座又作第二序擬其文於韓蘇擬其四六於徐
庾雖鄉曲之言未免稍溢而以經濟文章則自嚴要不愧也珩所稱雲間條議
十則冀寧大閱十則災祲竊議十三則今皆不見集中意其在奏議一百三十
六卷中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仰節堂集

臣等謹案仰節堂集十四卷明曹于汴撰于汴有共發編已著錄是集文十一
卷詩三卷前有高攀龍馮從吾序于汴嘗從二人講學故也攀龍序謂其文足
以定羣叢明學術詩足以暢天機流性蘊從吾序謂其非沾沾以文章名家而
操觚自豪之士無不退避三舍于汴亦嘗爲從吾作理學文鵠序曰關中少墟
馮先生輯諸大家舉子藝百數十首以式多士命曰理學文鵠不命以舉業而

曰理學何也見理學舉業之非二也云云故于汴之詩文亦在理學舉業之間或似語錄或似人比蓋平生制行高潔立朝風節凜然震一世遠者大者志固有在原不以筆札見長從吾序所謂非沾沾以文章名家者爲得其實觀是集者謂之文以人重可矣集初刻於首善書院甲申板毀於兵康熙癸卯其外孫景望遽購得殘本其門人呂崇烈鳩鄉人醵金重刊崇烈爲之序云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願學集

臣等謹案願學集八卷明鄒元標撰元標字爾瞻別號南皋吉水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諡忠介事蹟具明史本傳元標有祭諸儒文自稱甲戌聞道蓋是時年方弱冠即從泰和胡直遊也其學亦陽明支派而規矩準繩持之甚嚴不墮二王流弊初刻有太平山房集後重訂爲此本凡詩一卷文七卷其鄉人龍遇奇巡視淮鹽爲之銕板序者無慮十數人雜題萬歷丁未庚戌甲寅

己未等年考元標起用在天啟壬戌此集刻于己未以前故所載無非講學之語而後來奏議乃別行云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劉蕺山集

臣等謹案劉蕺山集十七卷明劉宗周撰宗周字起東號念臺又號蕺山山陰人萬歷辛丑進士崇禎中官至左都御史削籍歸福王時以故官起用旋以忤時罷歸明亡不食卒事迹具明史本傳乾隆四十一年特賜謚曰忠介是集爲乾隆壬申提督浙江學政通政司通政使寧化雷鋐所刻宗周之學源亦出于王守仁故其言曰陸子之言本心也幾于誠明矣朱子之言主敬也幾于明誠矣合而言之道在是矣又曰五百年而文成子出特倡良知之旨開萬古聾瞽可以知其所宗矣然守仁之學一傳而王畿已全入于禪迨至陶奭齡陶望齡兄弟並傳以因果之說而姚江之本旨全失宗周力矯其謬以慎獨爲宗權于朱陸二家之間其持論特爲篤實故立身亦具有本末萬歷間初爲行人即

力破崑黨宣黨之局爲所擠而歸天啟初甫起禮部主事即疏劾客氏魏忠賢併請戮誤國諸臣楊鑄等卒以忤時削籍崇禎初再起順天府尹又以力持正論忤溫體仁福王時又力爭國計忤馬士英迄於明亡卒蹈首陽之餓實爲明末之完人而今蒙 聖代表章爭光日月初不假文章以傳然其學問人品迥出流輩其發于著述者詳明剴切皆足以廉頑立懦砥礪人心錄而存之亦振興名教之助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學古緒言

臣等謹案學古緒言二十五卷明婁堅撰堅字子柔長洲人隆萬間貢生早從歸有光游明史文苑傳附載有光傳中稱其與唐時升程嘉燧號練川三老又與時升嘉燧及李流芳號嘉定四先生然嘉燧以依附錢謙益得名本非端士核其所作與三人如蒹葭倚玉未可同稱至三人之中時升流芳雖均得有光之傳而能融會師說以成一家言者又當以堅爲冠蓋明之末造太倉歷下餘

炤猶張公安竟陵新聲屢變文章衰敝莫甚斯時堅以鄉曲儒生獨能支柱頽
瀾延古文之一派其文沿溯八家而不勦襲其面貌和平安雅能以真樸勝人
亦可謂永嘉之末得聞正始之音矣王士禎居易錄嘗稱其長慶集序以爲真
古文今觀是集大抵具有古法不但是篇士禎特偶舉其一也乾隆四十七年
九月恭校上

檀園集

臣等謹案檀園集十二卷明李流芳撰流芳字長蘅嘉定人萬歷丙午舉人江
南通志稱其絕意進取築檀園讀書其中書法學東坡繪事出入元人是編凡
古今體詩六卷雜文四卷題畫跋二卷雖才地稍弱不能與其鄉歸有光唐時
升等抗衡而當天啟之時竟陵之盛氣方新歷下之餘波未絕流芳容與其間
獨恪守先正之典型步步趨趨詞歸雅潔三百年中亦晚秀矣謝三賓刻嘉定
四先生集時流芳尙存三賓嘗視其疾索所作因盡出平生詩文手自芟纂以

成斯集三賓爲作序文亦感慨懷動三賓字象三郵縣人天啟乙丑進士嘗爲山東巡按御史後終于太僕卿云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忠介燼餘集

臣等謹案忠介燼餘集三卷明周順昌撰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以忤魏忠賢爲所羅織逮治拷掠殺之于獄崇禎初追謚忠介事蹟具明史本傳初順昌被逮時篋衍著作頗多倉卒間爲友人投火滅蹟後其子茂蘭遇片紙隻字必摹而勒之石至其孫靖復從戚友家搜錄成集故名燼餘凡三卷一卷爲紀事公移二卷爲尺牘三卷爲雜文及詩而以尋聲譜附焉尋聲譜者當萬歷乙卯順昌在閩中常以詩扇寄鹿善繼其後扇失而詩猶爲馬潔所記憶崇禎甲戌善繼與潔暨孫奇逢輩詠其事錄而爲譜國朝康熙間奇逢門人湯斌巡撫江蘇以譜貽靖附刻集後詳見靖跋語中順昌氣節蓋世本不以文章見長且收拾于灰滅之餘大都案牘簡劄隨

手酬應之文非所經意然其隱憂國事崇尚名檢忠憤激發之氣時流露于楮墨間尙足以廉頑立懦觀區區題扇一詩異代且珍重傳之則是什一僅存固未可聽其湮沒矣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文忠集

臣等謹案文忠集十二卷明范景文撰景文字夢章吳橋人萬歷癸丑進士授東昌推官歷官東閣大學士工部尙書李自成陷京師景文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順治九年賜謚文忠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事蹟具明史本傳所著有味玄堂疏稿思仁堂存稿玉靜閣存稿且園存稿瀾園存稿餐冰齋詩稿諸目其子毓秀及其甥王孫錫等合編以爲此集景文爲莊烈帝所知入閣未五十日而都城淪破卒能從容蹈義自得所安大節炳然爭光日月至生平歷官所至亦多引繩切墨持正不阿史稱其在文選時值魏忠賢魏廣微中外用事景文同鄉不一詣其門亦不附東林孤立行意而已是其丰裁

峻厲而不肯矯激以取名在明季尤爲難得今觀集中攝銓副銓諸稿所載奏議大抵剴切詳明切中時弊而撫豫出鎮等稿所載諸疏於興利除害之方規畫不遺餘力雖遭時艱棘弗獲盡展其謀猷而幹濟之才實可藉覘崖略固不獨以義烈見重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幔亭集

臣等謹案幔亭集十五卷明徐熥撰熥字惟和閩縣人萬歷戊子舉人熥負才淹蹇肆力詩章圭臬唐人而不爲決裂餽餉之習卷首有張獻翼序稱其調匪偏長體必兼擅力返古則盡滌時趨所以推許者甚至又謝肇淪謂其才情聲調足以伯仲高季迪微憾古體不及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謂其七言絕原本王江寧多情至語詳閱是集固非盡出標榜當明季詩道冗雜之時亦可謂蟬蛻穢濁者矣閩中詩人自林鴻王濛諸人以後即推鄭繼之爲冠熥生平喜稱繼之而卒年僅三十九與繼之正同亦一異也集爲其弟燭所鐫燭字興公亦

以淹貫見稱所撰有筆精榕陰新檢諸書俱別著錄云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
校上

白谷集

臣等謹案白谷集六卷明孫傳庭撰傳庭有鑒勞錄已著錄史載崇禎十一年
李自成自蜀還走陝西傳庭扼諸澄城分兵五道擊之降其驍將混天星過天
星等朝廷恃以爲屏蔽十六年出師潼關降其僞將四天王李養純擒其僞果
毅將軍謝君友自成懼謀降賊幾盡滅乃以中旨督戰值霖雨七日餉絕軍亂
致敗遂歿于陣今證以集中澄城報捷諸奏疏委曲詳盡一一相符惟史載崇
禎十二年正月戊辰劉宇亮孫傳庭會師十八萬于晉州不敢進考集中官軍
苦戰疏內稱解真定之圍救濟南之陷出口之後又率所統鎮將官兵戮力合
戰事皆在正月戊辰之後又恭聽處分兼瀝血忱疏內歷舉正月二十七日臣
欲先發兵馳東安扼擊而督察不從二十九日臣勉發曹變蛟楊國柱等兵先

往次早復約督察同往或臣獨往而督察又力阻云云督察乃劉宇亮也據此則兵集不敢進其責全在宇亮傳庭特爲所牽掣故本紀連書之耳是以足資考證也此集自一卷至三卷爲奏疏卷四爲雜著卷五爲詩卷六爲內傳外傳奏疏載自崇禎十年七月二十日起至十二年六月十二日止其于十五年復起救開封至十六年奏疏併佚不載殆傳庭殉難全家俱歿其十五年以後稿本或俱失于兵火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集玉山房稿

臣等謹案集玉山房稿十卷明葛昕撰昕字幼明號龍池德平人官尙寶司卿昕以蔭起家初除都督府都事陽武侯薛鋐以貧故幾不得襲昕力排羣議鋐始得襲封尋遷工部屯田司郎中議裁惜薪司炭額百餘萬又汰廠司內官五百六十一人禍幾不測然連三疏爭之竟如議又爭戚晚鄭福濫請卽典雖不允行天下壯之其風節頗侃侃不阿其他文亦疏爽駿快無媿爛齷齪之氣肖

其爲人惟贈孔劍峯一序似乎溺于左道不類昕之所爲然昕不得其父母遺像孔以術追寫如生故喜極而譽之發于孝子之心不自知其言之失猶可以曲諒者也是集爲其子如龍等所編凡疏一卷贊語一卷詩一卷誌狀一卷記錄跋一卷啟一卷書二卷祭文一卷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宋布衣集

臣等謹案宋布衣集三卷明宋登春撰登春字應元新河人少能詩善畫年三十餘即棄家遠遊足迹幾徧天下晚乃依其兄子居江陵之天鵝池因自號鵝池生徐學謨爲荊州守深敬禮之後學謨以尙書致政歸登春訪之吳中買舟浮錢塘徑躍入江水以死邢侗來禽館集有弔宋叟詩序稱登春嘗語侗君視宋登春豈杉柏四周中人其生平立志如此蓋亦狂誕之士也其詩本名鵝池集文名燕石集學謨嘗刻之荊州此編爲康熙乙丑王培益所刊始併詩文爲一集登春文章簡質可配盧冉蠻蠻集而奇古之趣遜之其論詩先性情而後

文詞故所作平易自然而頗乏深意然五言多淡遠可誦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以賈島李洞爲比庶幾擬於其倫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忠肅集

臣等謹案忠肅集三卷明盧象昇撰象昇字建斗宜興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尙書崇禎戊寅大兵下鉅鹿象昇督師戰敗歿於陣乾隆四十一年賜謚忠肅事蹟具明史本傳象昇奏疏凡六集其姪孫豪然嘗彙刻別行今未之見此則其詩文集也初刻於康熙戊辰爲其幼子天馭孫聲諧所編萬錦文序之後其曾孫安節又搜羅遺墨補葺此本第一卷爲詩三十五首詩餘八首傳一首墓誌一首詩餘末一首爲七夕歌蓋古詩誤編實詩三十六首詩餘七首也第二卷爲記一首書二十七首詩文皆有注不著姓名觀所注鹿善繼傳言及楊嗣昌死事則非象昇自注矣象昇年二十三登第泊二十九即戰鬪於流寇之間死時年僅三十九蓋未暇專力文藝故詩古文多不入格然讀其軍

中家書尺牘忠孝悱惻使人感動無意爲文而能文者莫加焉雖謂之載道之文可也楊嗣昌媚嫉怙權擠象昇以至於死嗣昌卒亦身敗名裂其子所作孤兒籲天錄雖巧辨百端公論卒不可掩藏書亦多不肯收錄而象昇遺集至今留天地間錄而存之亦聖朝敦崇風教扶植綱常之義也舊本題曰忠烈集蓋用明福王時舊謚未爲定論今旣蒙特典褒榮光垂千古謹改題所賜新謚昭表章之至意焉乾隆四十七年八月恭校上

倪文貞集

臣等謹案倪文貞集十七卷續編三卷奏疏十二卷講編四卷詩集二卷明倪元璐撰元璐有兒易內外儀已著錄初元璐官翰林時掌外制之詞文章典雅爲館閣所宗其門人爲刻代言選六卷長洲文震孟序之崇禎丙子以國子監祭酒歸里裒輯生平所作名曰鴻寶應本華亭陳子龍序之壬午起官兵部侍郎明年超擢戶部尙書時事已亟不復作應制文字間取舊刻重爲刊定付其

子會鼎藏之乾隆壬辰其玄孫安世復編次重刻即此本也元璐少師鄒元標長從劉宗周黃道周遊均以古人相期許而尤留心於經濟故其擘畫設施句考兵食皆可見諸行事非經生空談浮議者可比其詩文雖不脫北地弇州之舊格至其奏疏則詳明剴切多軍國大計朝廷大議興亡治亂之所關尤爲當世推重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凌忠介集

臣等謹案凌忠介集六卷明凌義渠撰義渠有湘煙錄已著錄義渠少以制義知名清新婉約極爲世所傳誦服官後以清操直節受知莊烈帝於文章不甚留意此集凡詩四卷文二卷乃其友徐汧門人姜垓所校定中間不載奏疏一門故生平建白如爲給事中時請原三河知縣劉煒責償餉銀疏論亂民焚掠巨室疏論大臣箚制言路疏論中樞不職疏預策東江叛亂及請陽撫陰勦諸疏皆其風采之卓卓者今並不見於本集則編次時亦不免有所脫遺然如兵

餉議清慎勤論諸篇剛毅自立之象凜然猶可概見其崇化論有云能爲逢比者視碎首濺血仍無異於退食委蛇能爲尾生伯奇者視抱石雉經仍無異於問安視膳蓋生平立志如此卒之見危授命克踐其言固與口孔孟而行蹠跖者區以別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茅簷集

臣等謹案茅簷集八卷明魏學洢撰學洢字子敬嘉善人給事中大中長子也大中忤閻被逮學洢微服變姓名匿定興鹿善繼家萬計營救不得柩歸之後竟以毀卒世稱忠臣孝子萃於一門事迹附見明史大中傳諸書所載亦大槩相近然學洢尚有老母而爲無益之死或頗疑其過中今觀集中與潘茂莊書曰追比方始洢將就浙獄矣又辭里中父老書曰目今公差來捉旦夕將死家門傾覆無可復言然則大中沒後所謂坐受楊鎬熊廷弼賄三千三百兩者所司仍追呼于家學洢積憂積瘁于前積痛于後又重以閻黨之威虐數者交迫

乃無生理非真徒以一冥不視蹈滅性之戒故學淨之孝在于大中被禍之日竭力殫心蹈危履險出萬死以冀一生今誦其與人諸書至性惻怛足以感天地而動鬼神而錢士升等作序惟欲以隕身殉父稱之遂譁其追逮之事淺之乎知學淨矣其集一刊于錢棻棻大中門人也再刊于其弟學濂是爲今本學濂頽其家聲論者不能以大中之故曲爲寬假然益見學淨之不朽由所自立不由乎父蔭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申忠愍詩集

臣等謹案申忠愍詩集六卷明申佳允撰佳充字孔嘉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至太僕寺丞甲申殉流寇之難國朝賜謚忠愍佳允爲杞縣知縣時死守孤城卒擊破流寇掃地王其經濟有足稱者官考功時以舉劾公正忤溫體仁至於降謫及官寺丞方出巡牧場而李自成圍京師勢可避匿或勸之弗入佳允流涕曰固知京師必不守然我君在焉安危共之何所逃避卒以甲申三月

十二日崎嶇還京十九日死於國難其氣節亦震耀千古是集爲其子涵光所編卷首有家傳稱其於詩好稱李夢陽何景明今觀所作與何李頗不相似大抵直抒胸臆如其爲人但體格尙未成就且不免浸淫明末纖仄之習然凜然剛正之氣足使後人起敬不敢復以詩格繩之言以人重烏可沒也舊本首載孟津王鐸序不著年月核其所述蓋作於崇禎初佳允官杞縣時後人重刊此集仍錄以冠首然鐸何如人乃操筆弁冕佳允詩今特削之俾無爲佳允辱焉

乾隆四十七年八月恭校上

陶菴全集

臣等謹案陶菴全集二十二卷明黃淳耀撰淳耀初名金耀字蘊生陶菴其號也嘉定人崇禎癸未進士未授官歸福王時不赴選家居講學乙西南南京破大兵至嘉定淳耀與弟淵耀入僧舍自經死乾隆四十一年賜謚忠節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淳耀湛深經術刻意學古所作科舉之文精深純粹一掃明季

剽摹譎怪之習天下皆傳誦之而平日講求正道孳孳不倦尤能以躬行實踐爲務毅然不爲榮利所撓奪如吾師自監諸錄皆其早年所訂論學之語趨向極其醇正而平易可近絕無黨同伐異之風足以見其所得之邃文章和平溫厚矩矱先民詩亦渾雅天成絕無懦響於王李鍾譚餘派去之惟恐若浼其立志之堅確如此卒之致命成仁垂芳百世卓然不愧其生平可以知其立言之有本矣集爲其門人陳元輔所裒輯見於明史者十五卷此本爲文七卷補遺一卷詩八卷詩補遺一卷吾師錄一卷自監錄四卷共二十二卷乃後人續加增輯以行者也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一百四